



醜
鬼
矣
送

金
清
成
竹

醜惡臭透所研究的問題

- 一，透
- 二，醜惡臭透一齊來
- 三，醜
- 四，惡
- 五，臭
- 六，甚麼叫作敲竹槓
- 七，甚麼叫作吊膀子
- 八，開玩笑主義
- 九，揩油的意味

(一) 透

『就只有這個透字難解，管他媽的，買一本回去看——多少錢？』

這是普通人看見書攤上，忽然出現了這本新奇小書的時候，一種普遍的表現。好了，只要有這種表現，我就勝利了。因為，我的書頁數又很多，裝訂又精美，價錢又便宜；只要你一問，我敢斷定你就會買了；無論你是學文學的，學哲學的，研究歷史的，研究地理的，……甚至於說無論你是文學家，哲學家，歷史學家，地理學家，……你難免不受這個怪書名欺騙的。

我這部書實在是一部欺騙人的書，只要錢騙到手，能夠供給我買一套巴黎時裝送我的愛人，我一切都不管了。至於說存圖書館，列入甚麼叢書，被有名的批評家指出他的長處和短處，舉凡一切關於著作家有名望的事，那是我作夢也不會這樣想的；因為我的書，既不是一篇小說，又不是一部散文；對於哲學既沒有相當的貢獻，對於社會更說不上有任何的補益；真所謂：『有了此書，如萬葉之中多生一葉；沒有此書，如萬葉之中，落了一葉。』

新時代的少年，每每把自己看得太大，尤其是把自己的作品看得太高；殊不知宇宙之大，你作一本書，寫一篇文章，算得了甚麼！這書，這文章，對於人類社會生的影響在那裏，你計算得出來麼？

法郎士 (A. France) 是我最崇拜的一個先師。但我現在還以他的學說來說一句不恭敬他的話：『假如這世界上沒有法郎士，沒有他的幾十部洋洋大作，社會還

是照樣能夠進化的。』法郎士尤如此，自鄧以下，更不用說了。

作書算得了甚麼！好不好又算得了甚麼？記得好幾年前，小小法蘭西國家圖書館主任的報告，說他們登入冊子的出版書籍，每日平均有六十冊之多；那裏來的這樣多的著作家？更那裏來的這樣多的讀者？假如把世界上每日出版的成書，都收集齊來，恐怕只要你看一看目錄，也得要廢食止寢才作得到了。

所以說，我們千萬不要自己過於驕傲了：我們只要能夠得到印刷局印刷你的草稿，能夠騙得幾文錢來用，就是好的了；其他何所求呢！所以說：『說話是騙人聽，作書是騙人看，』這真是兩句格言啊！

爲要騙人，題目第一要取得新鮮別緻，第二思想要奇特怪僻，第三文體要滑稽可笑，第四章法要不落自然派，古典派，新浪漫派等的窠臼。因爲所謂文學，哲學這一類的作品，早就給人看厭了。我沒有天才，但我想寫出一部各圖書館專家都不

能分類的書出來，這就是我的醜惡臭透！

人類有好奇怪，愛開玩笑，愛聽關於性慾有關係的故事，愛讀遊戲文章；我現在就利用這人類的本性，想勉強寫一部滿足這種慾望的書出來：所以我的書，一面是講引誘人的故事，一面是用滑稽的筆調，作一點舞文弄墨的工作，一面是灌輸一些怪僻的思想在裏面。

爲要證明我的話，並不見得完全是假的，我須得立刻轉動筆尖，先寫出一段女孩子的故事來，作一個順便的舉例罷。

據說，在北京，有一個十七歲的女兒，在高級中學一年級念書。一天，在課堂上，忽然聽見同伴說：

『細芷芳的事犯了！』

她聽了這一句話，有一種奇異的，快樂的感想。她覺得這位許久以來，都佔據

了她心所愛的男子的同學，原來也有今日呀！事情犯了，不是她和她的情人往來的事情犯了麼？是的，一點兒也不錯，他和她的事情犯了，同學們都正在這樣說：

『細芷芳天天告假出去，出去就去會她的情人謝銘！適巧，前天晚上，已經九點半鐘了，校長在公園中還看見他們手挽手地同行着；外面許多人說學校的名譽不好，校長好久就想開除她的了。昨天謝銘公然還跑來會她，你想白校長怎樣不生氣呢？今天白校長又在寢室裏翻出他們往來的信件……現在是預備開除她了。』

下了課後，這位小姑娘同着衆同學去看校長發落那位犯罪者。因為時間已經過久，細芷芳已經紅漲着臉，從校長室中出來了。

一雙雙擲果潘郎的眼光，都含了閻婆惜對宋江的惡毒，把芷芳釘着，她們罵芷芳，她們罵她沒有人格，勾引男子，女妖精，敗壞學校的名譽！罵得最利害的，可以說還算是我們這位小姑娘。

可是，你猜，後來怎樣？這位小姑娘坐着洋車回家的時候，在她那美妙的小腦袋裏面老是這樣地想着：『細芷芳有何罪呢？人們這樣對她，不是瘋狂麼？哈哈！但是，我呢？我也這樣對她，而且比別人利害，我不過是吃醋的表現罷了，真醜！』

一路，她不斷地想，由細的罪而想到那位可愛的男子，由那位男子而想到她自己的孤苦零仵來。假使謝銘不因被細佔據了而愛了她，她是多麼幸福呀！現在幸福在別人家去了！她們雖然能在學校裏凌辱這位幸福者，但那公園中，松樹下，池水旁，明月間，同一個如花似玉的男子同遊的印象，畢竟是甜蜜的。她越想越嫉妬，但她越想越不能克止她的情慾了。她反覆思維着，她飯也無心吃，話也無心說，一切平常愛看的東西，入眼都不順序了。她獨自地走進了她的臥房，斜躺在牀上就睡着了。鬚髯身子已然在公園中被一個男子挽着而行一樣，但僅僅一分鐘，她忽然又

醒了；張惶一望，徒然四壁陳設，却沒有一個甚麼男子，她失望了。戶外一陣寒風，她覺得身子有些微冷，於是她伸手捏了被窩之一角蓋着上半身子依然昏昏睡去。

『要這被窩就是一個男子，……』

一個美男子的印象，在她的腦筋中還沒有成形，她不知不覺地把左腿往上面一撻，居然作「睡着擁抱式」的把被窩擁抱着了。她擁抱得愈緊，這被窩越有「男子化」的意味；結果……

這故事我不再往下寫去了。我寫這本小冊子明明是以騙得多錢爲目的，在這裏結尾，我想了半天，實在比較穩妥得多：因爲第一我們要趁此快結尾，以便說明我作此書的方法，全用引誘人的故事想得人看而不願釋手的信仰。第二，假如我要把這故事寫下去，不免一直要敘到那位小姑娘如何衝動，如何出第幾種水，如何失

悔，如何第二天便羞于見同學，如此寫去，那麼，不免又要引起甚麼政府，巡警，巡捕房，公部局，等的干涉，於我騙錢的目的上，又似乎有些妨害。第三，我假如再往下寫去？勢必要胡謔得太多，反把上文弄淡了；而且自己的文章又容易弄出破綻來。第四……

理由本來還多，但要再說，我想讀者馬上又要不喜歡看了。還是來點玩意兒故事罷？

『這書一定還有趣味，你看他開場這些亂七八糟的文體，你就知道了！』這是讀者至此或然的感想，我雖然明明說了要欺騙買這書的人，明明說了這書是沒有內容的；然而這樣的結果，是必然可以得到的。這原因我也明白，你也明白：大家還有些想聽那個十八歲女孩兒第二天的故事吧！

也罷，索性破戒再把讀者往前引幾步。

聽說這個十八歲的女孩子，後來一天一天的壞了。說起她壞的程度，有令人不可思議者！從那天起她漸漸地格外好修飾起來。公園中見着一個稍爲漂亮點的男子，她便不轉眼的看他。愛看邪淫的小說，愛聽人講男女戀愛的故事；尤其是她近來的特徵。

一天，她獨自地在池邊上遊玩的時候，忽然……

對不起讀者，又要插入幾句話：讀者們，你們一定以爲我要寫她遇見一個男學生了。錯了，假如我要那樣寫，那未免太俗套而不藝術了。藝術雖然是要有普遍性，然而新奇也是很要緊的。一般人如此寫，我也如此寫，那便不是我了。實對你說，我要她遇見的是一個女子，不是一個男子。

是一個很窈窕的女子，穿一件印度圖案的紫色薄紗長袍。她也獨自地站在楊柳樹下望那池中的綠水；很含詩意似的用手撐着自己的右腮。這一種樹下美人，弱態

含嬌的影子，無論是男子！即我們這位小姑娘見着也動心了。她們彼此對看了一眼。樹下的美人先說：

『你這位小姑娘笑甚麼？你看這池中的魚真好看呀！你來看喲！』
小姑娘停步看魚了。

不甚清的荷池水中，並沒有甚麼魚；是有幾條魚秧子在那裏活動罷了。小姑娘一時還不會看見；於是樹下的美人拉着她的手臂指給她看，可是因為她們把池邊上的小草搖動得太利害，小魚驚跑了許多；她們看得一場沒趣。

於是樹下美人轉開話頭問她說：

『你貴姓？』

『姓陳。你呢？』

『姓何。你在甚麼地方念書？』

『富文中學。』

『啊，陳小姐，那裏面我有一個很好的朋友，叫王芸菁的，你知道麼？』何小姐問。

『知道，不過不是同班。』陳小姐答。

在十五分鐘之內，她們竟然成了好朋友。到了天氣已晚她們要分手的時候，她們還有一種戀戀不捨的情態。末了還是年紀略大些的何小姐說：

『明天再見罷。我頂喜歡一個人在這池邊看魚，假如你明天來，在這裏一定還可以見着我的。』

第二天，陳小姐有一種不可克止的情慾，一心想到公園去再見她新認識的朋友。她剛一下課，就去了。樹蔭下居然遠遠地就望見了何小姐。彼此極親愛的拉了手後，說了許多一日渴想的話。談話過多，自然要說起彼此的身世。何小姐說她是

南京人，因為父親在北京作事，所以她們的家是同時搬到北京來了。她家裏只有一個母親，和一個兄弟。可是兄弟現在往天津念書去了，父親又是常年在外不回來，因此家中只剩下她和她母親兩人。末了她又加上說：

『我父親怕我一個人住下寂寞，又在南京去把我表妹接來同我住……』

陳小姐還不等她說完就插嘴說：

『你可以給我介紹你的表妹麼？』

『不！她那人連我都不喜歡她，給你介紹作甚麼？——唉，陳小姐，我聽你的口音，原籍也好像不是北京罷！』

『我們是蘇州人，我十歲出門，現在把蘇州話都忘了，不過還帶了一點蘇州口音就是。』

『啊！你們是蘇州陳家，我父親對於你們家是極有交情的；好極了，我們真是

難得的好朋友呀！

她們拉着手圍繞着公園走了一轉才分別的時候，天已經近黑了。

從此她們的友誼一天增加一天，甚至于陳小姐非何不樂。用嚴格的新心理學說來，這一種略具雛形的同性的愛平息了陳小姐的性慾的衝動。但是她是不知不覺的。所以有一天何小姐請她上她家去，她便坦然去了。

一間很寬闊的屋子，陳設的確是簡單得典雅。一架鋼絲架上蓋了一張紅氈；書架上中外書籍都有；床上的舖張，案頭的用具，妝台的裝飾品，無一不顯得是講究的人家的樣子。陳小姐坐下了。

何小姐拿了許多以前的像片給她看。末了拉着她的手去坐在床沿上。靜默了兩分鐘，她們一下都倒躺在床上了。何小姐緊緊抱着陳小姐接一個吻。似乎有一些微微的熱力，直透了陳小姐的全身；羞慚和快感夾攻了她的靈魂，使她不能說話了。

末了還是何小姐說：

『我忘了問你，今年多少歲了？』

『已經滿了十八，快到十九了。你呢？』

『二十三歲，算起來大你四歲了。——你願給我當妹妹麼？』

『爲甚麼不願意？』

後來她們就彼此發誓，約爲永不相忘的知心朋友。何小姐于是很感慨似地向她新結約的妹妹說：

『陳妹：我有一件事情，真要祕密地纔向你說！所以今天我的表妹去了，我才請你來。你知道我麼？我現在有一個愛人。這事不但我父母不知道，就是我表妹也不知道的。』

陳妹聽見這話，頓然有一種小小的失望：然而這究竟是一點小小的失望，一轉

念間，她又平息了；忽然發生了一種奇異的思想，她想結識何姐的愛人。誰有愛人，誰又如何失戀，如何甜蜜，這是她在這時代中常聽見的話；但男女的自由戀愛，真正情態如何，她却不曾參加過。現在，她的唯一的好朋友，就有所謂愛人，她實在想見見他；不，她實在想見見他們彼此間見面時是如何的態度。因此這一次回去以後，她往何姐家來的次數更多了。

現在，何姐的表妹魯英她也認識了。魯英雖不甚可愛，但並不如何姐口中所說的那般樣的可厭，她們三人天天聚在一起，講許多小說文學上的故事，使得陳小姐有一種初入社會的自滿。但是唯一的，她們中間共有的苦悶，便是在這種美妙景況中，不能夠得到一個相愛的男子啊！

適巧，這天晚上，表妹又有事出去了，陳妹還留在何姐的家裏；天上正是一輪明月，小庭院中風搖樹影，越見得沉沉醉人。何姐忽然說：

『我今夜向你有一種要求：我想打電話去約我的愛人來，你贊成麼？』

陳妹故意遲疑了一會說：

『隨便你。』

何姐的愛人來了。高高的身材，新式的西裝，風流的步法，令人——只是女人

——一見而生一種愛羨的心理。美學家也許要把這類的態度歸入壯美裏面去。但實則說，此種影相在慕虛榮的女子的腦筋中起的是怎樣的作用，我們是無法描寫的。

現在所得向諸位說的，就是陳妹一見他以後，心房緊張得來使她臉都發紅了。她勉強鎮靜了一刻，慢慢地同他認識了後彼此在院子中坐下。不知道他何以這樣胆大一下便問起陳妹的名字來。陳妹回答說叫：『瑞芝』他微微笑了一笑說：

『密司陳，你這名字太俗氣了；我替你另外取一個新名字好不好？』

密司陳的臉略略地紅了。隨後他又說：

『我覺得「綺叢」這兩個字還好，密司陳以爲如何？』

密司陳聽不清楚，他立刻在西服上取下他的紅色自來水筆，又取出一張名片，在膝頭便把這兩個字寫了出來。何姐掉過頭來靠在她愛人肩上一看也讚美說這兩個字想得很雅，真不愧是一個文學家。

閒談了一陣，他說甚麼大學開歡迎會，請他當主席，他一定要去了，何姐竟自無法留着他就去了。

陳妹歸來的時候，覺得她週身穿的實在俗惡。她對鏡照了她自己的妝飾五十遍，她也就失悔了五十遍。一面脫衣服，她一面想他替她取的『綺叢』這兩個字的確不錯。于是她在衣帶中取出了那張寫上綺叢兩個字的名片來；她望着牠出神了半天，才無意識地翻轉一看。在不知不覺間，她看見了『孟陶然』的三個五號的鉛字。右邊一行更細的字寫的是：『美國哈佛大學畢業文學博士。』啊，美國，哈佛大學，

文學博士，這時候，所有的意象都來襲擊她了。

『孟陶然』，名字是何等的典雅！他的言語，他的行爲，又是爲何等的文彩風流！假如她有這樣一個愛人，啊，假如他……可是不幸是何姐把他佔據了，何姐啊，你是何等幸福呀！

然而我們這位陳小姐，就以此能讓步麼？假如能，那或者是她的幸福了！而且我們書也寫不下去了。認識便是痛苦；這太深的哲理，在我們的小姑娘的頭腦中是沒有的。她只知道要，而不知道應當要不應當要。所以第二天，她便背了她家庭的母親，哥哥，妹妹，去到市場上印了一盒新片子，清清楚楚印上她新取的雅號。

這天，綺叢穿一件新製的黑絲緞裙，上衣是俄國圖案的花紗。頭髮盪得捲捲的，換了一雙新鞋。黃昏時候向母親說她要到學校去開會，早早地吃過飯就走了。到了何姐家裏，孟君已先在室中了。彼此寒暄過後，各自坐下。綺叢坐在妝台

前，何姐在那裏打鋼琴，陶然在牀沿上坐着不說話。鋼琴是「發所拉多所」的彈了一調了。何姐忽然起立拿了一本小本子走去向着綺叢說：

『這是我剛從朋友處借來的一本音樂譜子，請你把這首歌替我抄下來罷。這裏有筆有紙。』

綺叢本來也無事可作。有點東西在手上，或者還較有趣味；而且因此又可以賣弄她美麗的字體，這不是一舉兩得麼？因此她很高興而且很留心地寫了，可憐，她過于用心去抄書，何姐甚麼時候出去了，她都不知道。因此突來了一件意外之事！

孟陶然從床上走來一下抱着她，趁她不妨的時候，就和她接了一個吻！她啞聲啞氣地掙扎說：

『放手，孟先生，放手，快放手，何姐要進來了！』

可不是麼？當其孟陶然還要求她再接一次吻的時候，何姐突然進來了！……

……

假如我又要在這裏插入幾句不關這段故事的話，讀者一定又不高興了，北京人說的，『太頻了！』然而事勢又叫我不能不說。

我是沒有文學天才的一個笨人，敘這樣一件短事都無法敘清楚！然而我還想以滑稽的筆調，來騙一般愛笑者的錢，這不是蛤蟆想吃天鵝肉一樣的可笑麼？實在說，這件事情拿給別人描寫，早已寫得透澈無遺了。譬如綺叢的家庭，是一個半新式的家庭，孟陶然是一個小資本家的兒子，何姐的表妹這幾天在外大講其戀愛，綺叢的學校已經放了暑假了；……這種種不可不敘明的事，我都忘了，還說甚麼呢？不過，（又來一個「不過」！）不過，我能向讀者預告的，我這書並不是一本小說，而且絕不是一本小說：開場這段故事，無非是作個小引而已。我所要向諸位講的；還是醜惡臭透這四個大字。

現在爲要使人不至于誤認我是一個小說家，不至于誤認這本書就是小說，我須得立刻把前面所敘的陳綺叢的故事忍心割斷，快快先說一說我的醜惡臭透。

「透」怵他候切，偷去聲；跳也，過也。又「增韻」徹也，通也。又「廣韻」驚也。

「揚子方音」宋衛南楚凡相驚曰「獠」曰「透」。「註」皆驚貌。——獠音鑠。

這是從康熙字典抄下來的解釋。我用不着。至於說一箭射去，就「透」過了雲霞而達到了太陽；把太陽都射出血來了。這裏的「透」字就是穿的意思，這是征東征西的用語，中華書局出版的小朋友的用語，所以說唐上有「穿雲箭」之說。這我也用不着。

隔着玻璃居然還能窺見新婚夫婦上牀的情態；然而一上床後，依習慣而睡在外面的新婦不免要伸出纖手來把羅帳放下，於是在床上的一切動作你都看不見了。科學家考察這種現象的結果而得一個結論說：玻璃是「透」明體，羅帳是不「透」明體。

這裏的「透」字，是洩漏的意思，也不是我要用的。

一個朋友與一個朋友寫信說：「……愚妹雖年僅十四，而於男女之道，都「透」曉無遺。足下素精此道，此種危症當如何救濟，務祈不吝教我……」這裏的透字是明白了悟的意思，也不是我所要用的。

不用廢話了，把我所用的透的意思寫在下面罷：

我同我愛人和她一個十二歲的小妹妹三人一桌吃飯，我把第一碗飯吃完了以後拿着空碗向她們說：

「勞駕你們誰替我盛一碗飯？」

我的愛人不自然地支使她的妹妹。這位小東西帶着很壞的樣子說：

「你何必故意支使我呢？你想江大哥的意思是不是要我替他盛！假如我替他盛了，他也不高興，你也不高興了！」

於是我和我的愛人同聲說了一句：

『這小孩兒壞「透」了！』

李鴻章出使法國，法國的全體閣員及國務總理，總統及總統夫人，各大政客，各大軍閥，招待他——中國的外交大臣——在公果兒特哲人廳 Salon Concorde 餐會。這屋子的陳設之華麗，不是我笨拙的筆墨所可得以形容的；但有一點是不能不說明的，就是地下的地氈全是鮮豔無比的毛織物。

李大臣這時候忽然要吐痰，找了大半天找不到一個痰盂，心裏正在詫異而且危難的時候，忽然發現了屋角一張方几上有一個大瓷盤。李大臣心中暗喜道：

『原來洋鬼子是這樣講究，吐痰的器具都這樣精緻！』

於是：他慢步走去，輕輕地在裏面吐了一口痰。殊不知這舉動還沒有完時，洋鬼子們早已闕堂了：原來那個盤子是盛鮮花用的。

端，極度，最高點，無以復加，』的意思，用文法的分析法，就是由形容詞引出來的副詞 Adverb 與官話說的「好得很」的「很」字。紅得可愛的「可愛」，病的利害的「利害」是一樣的使用法；不過透字是不用「得」或「的」來作介詞罷了。所以我敢於用醜，惡，臭，三個形容詞引牠出來，而中間不用一個介字。

醜惡臭透的「透」字就是這樣講。

「啊，透字原來就是這樣講；這還是很俗氣，唉！真的，一點兒也不錯，這真是一本騙錢的書。」甲讀者的聲音。

「請你息怒罷，那一個作家不寫人生最實在最平庸的事呢？在太陽之下，還有甚麼新奇的東西呢？（希伯來人語）我唯一的可指責的地方，無非是我不會在文字上玩戲法，不然，我早與法郎士，吉卜林，屠格涅夫，等齊名了：還在這裏來放甚麼臭屁！爲要把我腦子中裝的醜惡臭一齊放出來，我纔寫這本書：假如你不能夠忍

耐着看醜聽惡聞臭，請你立刻關了書，連陳綺叢故事也不要聽。因為那還是用的是平庸的筆調，敘述不典雅的故事。從接吻以至於性交，能寫得出來的都不客氣地要寫。有人要加我甚麼罪名我也決不辯護：因為社會有這樣的事實，纔能供給給我這樣的材料，才能養得成我這樣的思想；你罵我，你爲甚麼不罵你自己？既然人類都是醜惡臭的。我的罪過，就是不該把醜惡臭拿來供獻在你的面前，當其你還在作美妙甜夢的時候。但是原諒我罷！

『陳綺叢的故事，雖然沒有文學上的價值，但畢竟還成一段故事。不過敘幾句又中斷了，作者實不懂得行文的方法，而且中間所插的話，又是萬分無聊的話！』乙讀者的聲音。

承蒙指教，感激莫名！『人有過，必自責，勿憚改！』好，還是繼續我們的陳綺叢。但在未繼續講這故事所前，却有幾句要先說明的。第一就是我們這位陳小姐

的個性。

陳綺叢是一個聰明活潑而性慾十分發達的女子。雖然才十七歲，却明白了性交是怎樣一回事。是誰教她的呢——我們對於女子每每要發生這一種疑問。自然，我也無法回答這問題，既然我自己也不是一個女子；但關於陳綺叢得到這種知識的來源，我却費過長期的考察的。我考察的結果知道：

在她十三歲的時候，據說她二姐還沒有自殺。二姐有一個愛人，在師範大學讀書。但是那時候的北京，還沒有現在的北京開通，所以她二姐同她愛人的往來也不甚自由。一切的信件，一切的消息；都全靠在這位小妹子身上。及到後來，二姐和她愛人的行爲，有避免她的必要的時候，也無法避免她了。所以甚至於北京旅館之小房間內甜蜜事，她都親眼見到；但是她不向人說罷了。不說的理由是不得而知的：有的說是她受了她二姐的賄賂，有的說是她太年青根本不了解這件事，有的說

是她爲她自己留將來的地步。這些理由我們雖無法判別，但她是一個聰敏深刻的孩子，我們是可以斷定的。

有了這樣的遭遇和她這樣的智識她宜乎很早的就找了男子了！爲甚麼直到十七歲，她還是一個男朋友都不認識呢？這問題原來非常容易回答。最明白的，就是她二姐的自殺。聽說她二姐自從同她愛人發生了肉體關係而後，不久就懷了孕。這位偷情的女子因爲想到現時社會的禮教，家庭的名譽，自己將來的地位，種種都發生極大的困難：於是帶着六個月的胎兒就服毒死了。

綺叢看見她二姐的經過，她內心裏鼓蕩着的性潮，突如一下却平息了。一個活躍跳鬧的女子，一變而爲沉默寡言的閨秀了。十五，十六這兩年的生活，是她平生最單調，最平凡，然而最有秩序的生活。早上起來，自己梳了頭，便提着書包上學去。在學校裏，別人一提到男子，她便起一種忿恨；她覺得所有的男子，都是她二

姐的仇人：不！她二姐是死了，無所謂仇了！所有的男子，都是她的，一切現在還在的女性的仇人！

學校歸來的時候，她便去同她母親談話。她的快樂，就在同她母親一同上市場去買雜件零碎的東西的時候。

雖然是女學生，然而並不時髦，並不輕狂：這是她們家來的親戚朋友都這樣誇講她的。對於這樣的誇講，她得到了一種泛泛的快樂。

不過十七歲這一年，她的行爲略有些改變了。她久埋伏着的性本能彷彿是發動了。她見着一個可愛的男子，她心中總覺得有些跳動：而且每次都是如此，每次都因爲她覺得面部有些發燒紅而退開了。淺薄的觀察者以爲她是恨男子或者說羞於見男子，這都是大錯而特錯的。『女兒家的心事，只有自己知。』這真是一句名言了。

細芷芳愛的那個男子，是她在這個時期內同時認識的。然而她因爲躲避，因爲

羞於表示自己的愛，以致於失敗了。失敗了以後，她怪細芷芳佔了她的愛，因而起一種不可醫治的嫉妬；其實她底子裏也時時自悔自己沒有勇氣。自然，這一種羞怯，我們是尋得出根源的，她二姐的全部歷史，在她腦筋中還有許多可怕的殘痕；她家庭的半禮教家法，在她腦筋中還有相當的勢力；此外如學校的規則，社會上的評判，朋友間的規勸……無不對於她發生了一定的影響；因此，無論她內心怎樣如火般的熱，在行爲上終於是羞怯的表示阿！

她失敗了，她失敗了！

她只有用一種違反良心的正統派主張來報復她的仇人。朋友們還記得罷，那天罵細芷芳的時候，她實在比正統派還要正統派阿！

但是也就只有這一遭了。有如辛亥年武昌的舉事，有如十三年日本的地震，有如意大利火山的爆發，綺叢小姐的性慾忽然衝動了；換了好聽的名詞說；她『本能』

從四年的長期睡夢中覺醒了。她揭破了她良心上蒙的假面具，她發現了性慾是人性中一種不可避免的勢力：她走了極端，甚至於以爲人類生活就是性慾的生活。家庭要維護禮教呢？那不過是想保全家庭的名譽；學校要禁止男女結交呢，那不過是想以此容易向講禮教的資本家捐款。但是名譽拿來作甚麼，假如生活根本沒有趣味的時候！

呸！虛假的社會呀，無聊的人類呀，我們的小綺叢從此要背叛你了。你看她借着放了暑假的機會，她便脫了學校的白衣藍裙的制服，穿上時髦的長袍了；你看她藉詞會朋友，天天到公園了。家庭是信任她，因爲她有過去的良好歷史；社會是信任她的，因爲她有過去的良好歷史。但是，虛偽的家庭阿，虛偽的社會阿，你們教養出來的女兒，實在是比你們更其虛偽呢！因爲她欺騙了你們，連你們還不知道呀！

記得有一次，想來已經是認識了何姐的時候了；她夜深十二點鐘纔回家。母親責備她說：

『現代時風不好，女兒家夜半三更的在外面成甚麼話！』

她號鬧大哭起來了。她說學校開會都不准許她去，都責備她回來晚了，她還有一點自由麼？未了她含要挾而又反刺的說：

『是的，我敗壞了家庭的名譽，我請你們把我勒死！』

說完她居然尋刀自殺，好容易弟妹用人等百般的勸，才算把一場兇案平息下去

↓

自此以後，早出晚歸：母親是不敢管她的。開口講自由，閉口講自由；家庭是不能駁她的。吃的要好，穿的要講好，誰也不得違反她的。這時期我們雖不能有精確的計算是某月某日，但大概就是孟陶然和她接吻的前後幾天了。

她這些行爲是何處學來的呢？除了她自己的觀念改變而外，就要算是何姐的指教了。何姐是一個極有才幹的女子，對於妝飾，對於語言，對於一切的行爲態度，都有極新鮮別緻的考究。經過她妝飾出來的女子，不時髦也時髦了，不爲人愛也爲人愛了。何況與我們的肥嫩的綺叢！桃花的面龐，羊脂般的肌膚；鳳眼蛾眉還加上細長的睫毛；那一點不動人？雖然她自己還不甚覺得，但公園中她的影象，早在一般遊蜂浪蝶的腦海深處了：她的芳名已在被人打聽之列了。所以孟陶然和她接了吻以後，第一句話便是：

『綺叢，綺叢，我想你已不止一日了！』

『好，陳綺叢，原來你是這樣一個人阿！我真錯爲了朋友了！』這是何姐進房看見這樣狀態所發出的怒聲。

綺叢的臉是紅透了。陶然退去坐在牀沿上不出一聲。何姐繼續說：

『我以爲你是我的好朋友，所以我纔讓他來見你；原來你們發生了這樣的關係阿！——陶然，你也不要裝傻了。你欺騙了我。我明天就在報上登你一報，看你們兩個的名譽還要不要！』

綺叢哭了。陶然說：

『遠清，我也愛她我也愛你；你們兩個又是好朋友；你不如……』

室中靜默了一會。綺叢停止了哭泣說：

『何姐，這是我錯了：我不該天天到你這裏來。從此我不再來了。請你千萬與我保存這點名譽，我和他實在沒有什麼關係。』

沉默了許久。何姐說：

『他既然愛你，怎麼能叫你不來呢？好了，現在我也不過於責備你。只要你拿出良心來，不要因爲你愛了他就把我丟開就好了。』

綺叢待要說話的時候，何姐又搶着說了：

「我現在有一個條件，就是你們兩個要作一切事情，只准當着我作，會面也只准在我家裏會面。這樣作，我們三個人就可以相安無事了。」

綺叢待要說話的時候，何姐又搶着說：

「綺叢，但是你明天不來或者從此不來的話，我就認爲你是有意破壞我和陶然的關係，那我對你就要不客氣了……」

一直到孟陶然走了，綺叢都沒有得到說話的機會。現在室中只剩下她們兩個女子，這說話當然比較容易了，然而結果還是何姐先開了腔：

「綺叢妹，我剛才對你的一切都是假的，你不要生氣。因爲他在這裏，所以我不能不這樣。其實他們男子，你要不這樣對他，他將來更不得了了。我們兩人是這樣好的朋友，難道我還吃醋麼？他是一個頂可愛頂忠心的男子，只要我們兩人能夠

弄得他常在一塊兒，我們就快樂了。難道我還向你吃醋麼，我兩人是姊妹，是生死交，我們兩人同愛他，這是再好沒有的了。」

何姐說這話的時候是很溫柔的抱着綺叢的，所以弄得我們這位年青姑娘一句話也不能回答。及至她失神地告辭回家的時候，何姐還向她說：

『你明天還是來阿！你要不來，他一定又疑心我了。』

綺叢不會說一句話就離開了何姐。一路上她對於這件重大的過去似乎是沒有感覺似的。直到她回家，看見了母親都睡了以後，她纔知道她今天歸來得太晚了。這時候，已然入了她自己的臥室的時候。她才開始想起她今天如夢般的意外遭遇來。她良心上對於這件事也沒有特別的驚異；她驚異的就是何姐處置事的才能罷了。這是何等靈巧阿！一場這樣的衝突，輕輕地就安置得各如其分了。三方面的面子都不傷，而三方面底子裏的感情也不傷；真難得啊！呵，何姐，你是多麼寬宏呀，你能

把你的所愛分一半給你的朋友呵！

綺叢的回想和推理，一直到了現在，甚麼也週到了；可是她忘了一件事。這件事便是她想到了後就十分詫異的：『我與孟陶然那裏有甚麼愛的關係呢？怎麼他會忽然與我接起吻來了呢？接吻也罷！怎麼連我自己也承認他在愛我，我在愛他呢？當其何姐責備我；罵我，處置我，忽而又安慰我，我爲甚麼一點不自辯呢。我同她同愛一個男子，這不是笑話麼？這不是一場大夢麼？』

其實這些都是不值得詫異的。假如這事是落在現代的心理學家的手裏；但十八歲的中學生，無論她聰敏到甚麼程度，這畢竟是她智識範圍以外的事。本來甚麼潛意識這類的名詞，或者還不曾入過她們的記憶；那麼從潛意識產生出來的行爲，她當然不自知道了。她愛孟陶然這是一見他以後就發生的；但因爲何姐的關係，使她把這種愛慾很早的就打到意識底下去了。所以到了孟突來和她接吻的時候，牠真有

一種夢態的表現：換句話說，就是潛意識從被壓迫中得着機會衝出來了。既然是夢，她就不妨默認她愛孟陶然：既然是夢，她就不妨讓何姐隨便處治……現在她覺醒了，她的理智不能讓她內在的要求與在夢裏一樣的自由；她要拿傳統的觀念，禮教的假面具來蒙着她自己的良心，羞慚她的過去的行爲了。

『我怎麼不反辯？我爲甚麼要默認！』

她幾乎頓脚而怒向自己了。她決心從此不再去見何姐；但這不過也就是一個決心罷了，其實第二天……第二天她還是去了；而且早早的去了！

陳綺叢下了決心不去何姐家，結果又去了；她去的理由是：

第一 她根本還愛孟陶然

第二 她管束不着她的情感。

第三 她相信何姐向她說的話都是有誠意的。因此她想真能等分她的愛，更進

一步而奪取她的愛。反過來看不去就有下列幾種不好：

第一 寂寞得太難堪。

第二 怕何姐真疑心她有異而宣布她的祕密。

這些這些，是她在未去以前再三審慎過的。所以結果她自己說：

『甚麼是禮教？只要這塊肉能得着快樂，一切毀滅了也不要緊的。』

由這幾句話，我們可以看出來她那時候一定回想起孟陶然和她接吻的甜密來了。一股熱力，直透了全身，使全身有一種酥軟，心房有一種快樂的跳動。她生平從沒有嘗過這樣深刻的，快樂的滋味；現在她纔明白值得弄死她二姐的原因在那裏了。原來男子不僅是想着有趣味，接觸着還有這許多快意呀！她決定去了。她承認她走上了她二姐走過的不幸的路子了；但是她是甘願的，絕不是受強迫的。這彷彿是上了嗎啡的癮的人，決心再去打一針的情態一樣。所以這時候何姐的一風一雨，

乍暖又寒的欺詐險惡的行爲，她完全忘了，或者是誤解了。她越熱心愛陶然，她越誠心感激何姐：她對於她，她相信她是不會吃醋的，縱然明知何姐多佔據了一些陶然。

因此她很有勇氣地，而且並非不自然地去了。

這一天去，陶然沒有來：何姐如平時一般樣親愛地招待她。但是坐了許久，她自己總覺得無味告別歸來了。

第二天她又去。這一天陶然來了。何姐顯見是託詞避開讓綺叢同陶然獨留在房子內。說也奇怪，綺叢並不覺得這是難爲情，這是含了醋意。也許是何姐的表情上有一種不含酸味兒的誠意罷？……誰能知道！

何姐出去了不久，他們還安然地對坐在牀沿上。但是他們四隻眼睛對視着，慾火在兩個心上同時起來了。這我們在他們過於定神的目光中看得出來的。於是，陶

然止不住了，一站起來就抱着嬌滴滴越顯紅白的陳綺叢小姐。這在別的女子，或者叫起來了：然而她肉慾初發動的她只說了一句：

『就在這裏？你不怕何姐進來了麼？』

她心裏雖然十分有勇氣說這些話，但她說出來的時候，畢竟一字字的都在顫動。孟陶然自然是十分鎮靜的！他僅僅用腳隨意地關過門來然後含滑稽意味地說：

『她麼？哼哼！』他微聲笑了。

在這種笑聲裏，的確是使陳綺叢詫異：所以百忙中她還要追問他笑的原因。他回她說：

『她麼？她愛的人不是我，是另外一個男子：現在她出去找她的愛人去了！』

這幾句話，的確說得簡單；所以不會讓陳綺叢有掙脫的餘地——真是在談言微

笑中——就把她如放小孩一般地放在牀上了。

這時候的陳綺叢除了心在極端的熱狂的，——須知道絕對含了快樂原素的，——跳動而外，一切的知覺都失去了。孟陶然怎樣快的就解開了她裙子，怎樣敏捷地就脫了她的藍格子花布短褲，牠簡直不知道了！只是事後她隱然還記得的，就是孟陶然用手摸着她從來不爲男子摸過那一部分嫩肉的一刹那，她週身都酥軟了。這時候她甚麼利害也顧不得了，她只有讓孟陶然自由擺佈去！

那地方是有些疼痛，甚至於說是強烈的疼痛；但這一種疼痛是快意的。我們是男子，自然無法知道這種快意到底是怎麼樣。不過據說有一次，陳綺叢會對她的朋友用比喻說明道：

『那種滋味，有如吃酸辣湯中的酸辣味。哼，這比喻還不好，最好是：譬如你的脚指夾縫得了濕氣，發癢得不堪，忽然抹一點殺生酒精上去，你就疼得要命了。但是這一種疼痛，經過的人就知道，越疼越舒服。』

陳綺叢對於她初次同人性交的感覺，分析得這樣清楚。而且認為是一種快樂；那麼她的肉慾之強烈，你就可想而知了。因此孟陶然盡量發洩以後已經起來了，她還十分淫蕩地躺在牀上。你聽她撒嬌地說：

『別就走了，你來！』

孟陶然又去同她躺下了。她一隻手把住孟陶然的肩，頭就鑽在他的懷中說：

『你永久這樣愛我麼？』

『我永久這樣愛你。』

.....

故事已經講完了。不過關於這故事還有許多補完要說的話，不能不一併說完，以免在讀者的心中存一種缺憾。第一要說的，也是讀者要求說的，就是孟陶然到底是怎樣一個人。

孟陶然是小資本家的兒子。紅樓夢上形容賈寶玉的有兩句話，恰好也可以拿來形容他：『縱然生的好皮囊，腹內原來草莽！』在前面的故事中，假如留心看的人也可以看得出來一點。你以為他真是文學士麼？「綺叢」這一個雅名他真立馬想得出來嗎？甚麼大學，甚麼學校團體，甚麼銀行公會開會，你以為他真佔了一席麼？都錯了。一切都是吹牛的，而且是別人教他這樣吹的。（因為他自己連吹牛都不會）但是他有三種長處，第一是有錢，第二是有錢，第三是有錢。除此而外，就只有他姨太太母親不知偷了那一個美男子作情人，生了他這一付相公面孔而已。

他有這兩種特長——有錢與相公面孔——他自己也得意到萬分。據說：他平常自己對人說：

『無論那一個女子，我只要她，沒有辦不到的。』

的確的，與西門慶一樣，他凌辱過的女子已經不少了。以陳綺叢之學問知識，

以陳綺叢之肉感性慾，以陳綺叢之貪榮慕勢，那有不上他的當的。

他在這大都會中，認識了一批女人；這些女人是專門以引誘別人家的好女子爲業的。流氓的用語，稱這些女人們作：『躺白。』何姐（號遠清）就是躺白中著名的一個。在這篇小故事中，假如我們對於她的言行用了十二萬分的留心，他很早就發現這一點了。但是要十八歲的陳姑娘，也與我這個走過世界的名都的人一樣有經驗，那確實是不可能的事：我們又何必對她發生微詞呢？

話說孟陶然自從有一天在公園中見了陳綺叢以後，立刻跑去見何遠清。何遠清伸出一隻手來說：

『拿五百元來。』

我對你還講過分文？事成之後，自然有比五百元還多的謝禮！』孟陶然說了。

『不是這樣講，在我的手裏，那裏還有不成的，你放心。現在我要急需五百

元，你放心我麼？」

孟陶然躊躇了半天，才取出皮夾子來；當時就拿了一捲鈔票給了何姐。這鈔票一共數目，大致也不過是二百多元，所以何姐在表情上還微微露出些不滿意來的樣子。孟公子於是說了：

『今天身上沒有了，明後天再說罷！』

別人的『再說罷』是推辭，孟公子的『再說罷』是有效的；於是何姐滿心歡喜了。當夜就同他草草睡了一覺。一方面自然是作這件事，但一方面也同時商議那件事。

第一步租房。第二步搬一個假母親來。第三步調一個同黨過來作假表妹。第四步請一個不管閒事的老媽子。第五步她自己天天去游公園。第六步怎樣。第七步怎樣。第八步怎樣。第九步怎樣。第十步……

這用不着敘述了。總之，他們的方法，也不外乎是王婆的方法；關於這一點，

可以參看水滸上的「王婆受賄說風情」那一回就夠了。不過王婆不及她們的，就是：她們在歡樂中，牀頭上，就可以把大事規劃出來。至於王婆，不但設計很慢，而且每步都有一種失敗的可能性在裏面：比如說假設王婆動身出門的時候潘金蓮也動身出門；結果只留下孤單單地西門慶在那裏，那不是就壞了麼？

你看我們新時代的『躺白』是多麼利害呀！所設的計謀，沒有一步你是可以逃脫的，假如她們安心要網你的話。這是科學進步的特色。這也是文化的表徵阿！

『一個月後，包你抱着那個美人兒睡覺了。』這是何姐早上起來送孟公子出門時拍着他的肩頭說的話。

自此以後孟公子每日必見何姐一次。在見面的時間裏，有兩件事是必作的：

第一：報告他事情有進展的消息。

第二：指教他現在應持的態度。

聽說有一天有一個朋友突然開門進去，還聽見何姐這樣的聲音：『你明晚上見了她要表示非常愛我的態度，你坐的方向，要時時刻刻對着我。這才不會使她見了你後從此就不來了。』

在這一點看來，我們可想而知孟陶然一舉一動一句話都是經過訓練來的。無怪乎連你連我都不十分看得出她們的破綻來啊！

方法好了，一切事都可以如願辦到。果然，自從陳綺叢認識何姐總共才二十一日；她那保持着的十八年的處女美，就被這位獸性的男子衝破了。

聰明的人，一定看得出故事還沒有完。的確，完是還早。陳綺叢的事跡，還不止這樣簡單。她後來還有許多有趣味的笑史。假如一個人很有文學的天才，他把她後半世的生涯來作題材，就可以一生寫之不盡。就是我在這裏提筆寫此小文的時候，不知她已經在那裏鬧了多少笑話了。讀者諸君，讓我休息一會，把筆拿去寫一點無聊的東西，再來描寫我們這位小姑娘罷！

(二) 醜。惡。臭。透。一。齊。來。

A 人生是真善美的。

B 人生是醜惡臭的。

C 人生又是真善美的又是醜惡臭的。

D 人生又不是真善美的又不是醜惡臭的。

這是四種極不相同的人生觀。假如我敢以我的淺薄智識就爲智識的話，我不免要插入古代的好些哲學家來談談。例如孔子，孟子，楊子，墨子，老子，莊子，韓

非子，釋迦牟尼，伊壁鳩魯（Epicure）比隆（Pyrrhon）這些人些。對於這問題都發表過極有見解的理論。至于現時哲學家呢，我已經不甚敢領教了：他們的哲理都太深，他們每每丟開了實際的人生觀不談，而去討論許多不關緊要的問題；羅素就是一個例，假如我說的話不至太唐突了有名的哲學家的話。

第一 假定一個真善美的標準（反面自然是醜惡臭）

第二 把人類的行為拿來排列起來看看有多少是真善美的，有多少是醜惡臭的。

第三 把你這種工作作完所得的結果報告與大眾聽。

這樣就是哲學者的事。不過這却是一件太龐大的工作，所以直到現在還沒有人開始阿！

神經過敏的讀者，以為我或者要勉為其難地來幹一幹這番大事業了。殊不知這

才大錯而特錯呢！我不是一個哲學家，雖然我也懂得哲學上兩三個名詞。我的主觀太重，第一就沒有當哲學家的資格。第二，我的科學太沒有根底，尤其沒有當近代哲學家的資格，我假如還想在哲學上有甚麼貢獻，那只是用我的半忠實的筆調，供給將來的哲學家一些醜惡臭透的材料罷了。

『呸！你太不自量了，你有甚麼好材料；你說你在哲學上有貢獻，而且大言不慚的，真太不要臉了。似你這樣得意地自吹，真是醜惡臭透阿！你有甚麼？你只有一點極小的才能：有時還能寫兩句俏皮話出來使人發笑罷了！假如你有自知之明，頂好你就用你這點小小的才能，再講一段故事給我們聽，我們也許還相當的稱讚你兩句。要弄哲學，你就錯了。』

錯了，錯了，罪該萬死！不過我所謂的哲學，是個人見解，就算作是放屁也罷，那也只關於個人的事；我絕不污蔑哲學家的人格。前面對於羅素偶有一句冒犯

的言語，那也無非是破口而出；非良心敢對此偌大的人物有何微言也！請原諒罷。

現在我再要申明。我所謂供給材料，也並不是與法國那位哲學家的夫婦一樣：爲要證明本能是有錯的，不惜跟着一隻馬蜂跑了十幾天。我呢，我不那樣傻，我不過用最自由的文筆，寫出我不得已而聞見的聞見。這材料也許靠不住，但我根本就不想我這本小書站得住腳；那又有何害呢？

不用瞎扯了，說到本題罷。

在普遍論理上常常如此排列那四個命題之中，（見前）要選擇定一個的確不容易。要把死了的與現在的哲學家一齊請來，打十萬萬年筆墨官司，也得不到，我堅決地相信，也得不到一個滿意的結果。

你說殺人是醜惡臭的，他說殺人是除醜惡臭而增加人類幸福的。

你說性交是醜惡臭的，他說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

你說欺騙人是醜惡臭的，他說這是政治手腕。——阿，政治手腕，那是多麼好聽的名詞呀！

你說奉承人是醜惡臭的，他說謙和乃人之美德。

你說位置私人是醜惡臭的，他說習慣如此。你說一個女子，不能同時愛若干個男子；她說這就叫作自由戀愛。

你說性交接吻是可以公開言說的；他說你是禽獸。

你說禽獸也並不是比人類更醜惡臭的，他說你荒謬絕倫。

你說是非本無一定，荒謬絕倫也無所謂的；他說你不能聽人話了。

你說照你這類的話，也叫作人話，我甯肯不聽人話了；他……（也許是無話說了！）

你提倡「人類共存，」他主張「宇宙毀滅。」

這樣衝突和矛盾的人生哲學，要詳詳細細地記載下去，恐怕一百年也寫不完。但是我們也用不着寫了。一句話說：其所以有這樣的結果，都原因于定義沒鬧清楚。現在我在未講我的醜惡臭透的人生觀前，先就說明甚麼樣的就叫作醜惡臭透。

(1) 究其實爲互相利用偏欲美其名曰互助。這就叫作醜惡臭透

(2) 自己的失意事絕不告訴人，以誇耀自己所經過的全是得意事。這叫作醜惡臭透。

(3) 預計別人不能作到，而我頗能作到者，便大吹而特吹。……

(4) 失戀後或者未得愛人以前，便大談其獨身主義……

(5) 自己並不曾經歷過這件事，但別人無法證明時；于是居然說自己已經歷過。

……(附註，這一層以留外國學生爲最多)

(6) 自己能力辦不到的，認爲別人之作爲吹牛；或別人作到了亦無價值。……

- (7) 廣義的吃醋……
- (8) 非法淫(?)……
- (9) 同性戀愛(?)……
- (10) 能力不及別人，而又說大話。……
- (11) 借美妙之名，而求達到一種醜惡臭透之目的。
- (12) 自己的行爲前後矛盾，而還要強詞辯護。……
- (13) 拿着生殖器，便想同人性交。……
- (14) 性交不擇對象。……
- (15) 居乙地位時而罵甲地位是如何不合理；但自己一旦轉居甲地位時，仍蹈當日甲之覆轍。……
- (16) 努力又努力，僅求滿足食慾。……

(17) 努力又努力，僅求滿足性慾。……

(18) 當着人偉大，背地裏渺小。……

(19) 連自己也不能壓迫自己的種種衝動，反板起面孔罵別人不能制服他的衝動。

(20) 自己作了敗德事，怕人攻擊他，先就拿這樣的敗德事去攻擊別人……

(21) ……

(22) ……

(23) ……

(24) ……

我留了這許多的空地位，在這本小冊子上，意思就是還准許別人在此地任意下醜惡臭透的定義；我呢，我就以此爲止。並不是我不細心，並不是我不忍耐；實在是醜惡臭透所包括的範圍太廣了，事實上真正無法把牠寫完阿！

索性讓讀者來替我作這一件工作，也許成功不在我下。現在我關於醜惡臭透的定義不說，先就來羅列一些我們眼睛中常看見的事實，看牠是不是醜惡臭透。不過在未舉這些事實之前，先有好幾點要申明的。

第一：這些定義完全是主觀的，不合科學方法的。——這只是四川峨眉青龍場江家的一對夫妻在四十多歲的時候，生下來這樣一個怪物的主觀的見解。不知道爲甚麼，他要認定這些事情爲醜惡臭透；不知道爲甚麼，他腦子中又裝滿了的是醜惡臭透。

據說他有一個年紀比他大幾歲的姪兒，名字叫作秉和；他們因爲還不知道甚麼叫作禮的原故，所以名義上雖然是叔姪，而實際却如弟兄一般了。

秉和着實是他的好朋友，只要有閒功夫的時候，他便領着他去遊山玩水。這種嗜好，奇異地佔據了江平的靈魂。在他那樣大的年紀，他已然有騷人墨客的意味。但是他的姪兒秉和呢，原來醉翁之意不在酒阿！

一天。傍晚的時節，夕陽掛在峨眉山頂，斜光透入小山上的森林，真是別有風趣！江平打坐在草地上，望着林木外一片片藍色的天。他不想回家了。秉和忽然向

他說·

『四叔你在這裏等我一下，我下坡去一刻兒就上來。』

說完，他竟自下去了。江平坐着不動。但不久怎麼聽見坡下有女人嘻笑之聲呢？於是他站起來。往前走去偷偷地一望：阿！原來……原來秉和全身壓着年青的鄉間姑娘在那裏作種種奇異舉動阿！

也不過是兩三分鐘吧，秉和先起來，那姑娘也起來了。頭髮亂垂在額角的神情，與及她羞暈的姿態，真有一種動人的意味。及至她發現她長衣的後幅濕了一大塊的時候，她撒嬌撒癡的呆着秉和說了：

『怎麼辦呢？我這樣怎麼能回家去呢？』

——誰叫你那時候不留心把衣裳撈開呢？

——呸，就是你忙得要命嗎！還怪我？

秉和微微笑了。她又說：

『到底怎麼辦嗎？』

——天快要黑了，天黑了回去，你媽就看不見了。』

實在，除了這辦法而外，別無更好的處置；因此他們坐着靜靜地待太陽下山了。不知世故的江平，從後面輕輕地走去，用在他的年紀嚇人的聲音：

『死！』一聲把他兩人都嚇怔了。

『四少爺，你怎麼興這樣嚇人？』

原來那姑娘就是江家的佃戶的女兒，所以不遲疑地就叫出了江平是『四少爺』來。江平一切都不管，又向秉和說他也要摹倣他把她壓在地下一次。十八歲的小姑娘笑了。她的笑聲，顯明是輕視江平太幼的年紀，江平於是直覺的臉紅漲了！

佃戶的女兒，看見這位十二歲的少東人略略地生了氣，又有些怕了；於是她很

溫柔地把他抱在懷中，很親愛地和他親了一個嘴說：

『你不要對人說阿！』

★

★

★

趁這個機會，要叙一件江平從來不曾告訴過任何人的最秘密的故事。

記不清楚他的年紀了！但有兩個大概念是知道的：第一，他那時候還是不甚明白事故的小孩子。第二，這是辛亥革命後一二年內的事。

在高小一年級中，一天，他正在畫圖畫的時候，家裏忽然打發高媽來接他立刻回去。甚麼事呢？高媽不敢告訴他；但她嚴重的態度，却使他幼弱的心房不住地跳動了。回家以後族中人堆滿了門口；他闖開一條小道不顧一切地進去見着他的母親。母親是哭得不成樣子了。

『媽媽，甚麼事？』江平戰慄地問。

『就是爲你三姐姐死了！』母親哭着說。

三姐姐幾日來都不出房門，相傳說是有病；現在死了，到不甚能使江平有若何大的詫異，雖然總不免萬分的悲哀。最使江平驚怪的，還是那門外惡兇兇的族人！

原來族人們是這樣圍過來的。說江平的三姐做了敗壞江族名譽的事。三姐是偷了男子，懷了小孩，臨盆的時候，因爲羞於見人，自己自縊死了。現在死了的人，不必追究？但這活着的母親和弟弟，就不應當再享受江家的產業。他們將以全江族的名義，把這孤兒寡母逐出門去。

江平還不到十二歲。兩個哥哥在二百里以外作事去了。家庭中除了已死的還未入棺的三姐而外，就是他一個哭成淚人去了的母親。能出一點幼稚的主意的就只有高媽。江平無法，也只得依照了高媽的計劃衝在門口去說：

『你們說我三姐作了敗壞江族名譽的事，有甚麼證據？』拿賊要拿賊，拿姦要

拿雙，」我三姐偷的男子在那裏？」

站得太久而倦了的族人，一個個目瞪口呆沒有話說了。江平趁這個機會，氣忿忿地又說：

『你們要打官司，就同我進城去！』

族中人漸漸地走去了好些了。江平才能破圍而出，去請了他父親的幾個受業門生來主持這件大事。這一來，族中人甚至於完全散去了；因為這幾個受業門生，都是鄉中的名望；半衰頹的江族，自然怕了。

買好了棺材，三姐就在檐邊上入了殮。江平和他的母親，相抱着大哭了一場；這創傷雖然永遠不能醫治，但事情算是平息下去了。

然而這一次的經過，雖然是江平的天生的才幹的力量；但事情的究竟如何，江平是莫明其妙的。他的三姐是真的不學好麼？

『是的！』

思考不久，他就得到這個回答了。

武昌起義，四川辦同志會的時代，民軍蠶起，把江平的二姐夫馬家的房子燒了。江平的母親，又最愛她的二女兒，因此即刻命人去把他們接在自己家裏來住。二姐夫和二姐住兩間屋子；江平，江平的三姐，母親住三間屋子。客廳廚房都是公用的。不過這裏須要說明的是所有的這些房子，並不是獨立門戶的；是一所大房子中的六分之一。其他的五家，住的自然都是江姓的，大小也大致相同。要說起這房子的來源，歷史未免太長；但簡單地說說江平的祖父是六兄弟。一個人分了這樣一部分房子。江平他們算是么房，么房就出老輩；所以江平的姪兒姪女，甚至於姪孫兒女就多到七八十個之多。一有事全都來了。

江平有一個叔父，但因為分的田產比較多一點，於是就在外面自己建立了一所

房子。凡是在此種情形之下建築的房子，就叫作新房子。原有的房子，叫作老房子。新房子越來越多，後來甚至於比老房子佔的地帶更寬遠了。新房子老房子連成了一氣，本場上的人，順便就呼作江街子。還不過十年前，江家的聲勢是很大的，但現在衰頹了。

就是江平一小家五口，在老房子中共佔了連樓的十二間大房。所以沒人住的屋子很多。這就是江平的母親要歡迎二姐和二姐夫來住的原因，這同時也是惹禍的種子了。

大概是六月六日罷，峨眉山下的人，都要到豬肝洞去看遊朝山會。江平的家，只剩下三姐一人看家。三姐這年正是春情初動的年紀；一部紅樓夢，早弄得她神魂顛倒；何況她二姐和二姐夫的那些舉動呢！……

但是事情還得要說明的，不然又容易太引人誤會。江家是完全守舊的人家，十

八歲的閨女，決不同外姓男子交一言的。所以二姐夫雖住在江家以至於半年之久，從不會和三姐說過一句話。不能避免的見面自然很多，然而同桌吃飯却是一次也沒有。因此他們兩人平常是否有相愛的傳情，我們在行爲上，無論如何也不能下肯定的斷語。只是據江平的母親事情過了好久才說，他們是有密祕關係的。這密祕關係的起源就在六月六日那一天下午。

大家是出去了，三姐獨自一人坐在窗下綉花。馬二姐夫突然進來了！他來就表示出是半醉的樣子說：

『三妹！』

三姐臉完全紅了，呆了半天羞得說不出話來。想走呢，二姐夫又恰站在門口的那一方；不走呢，如何是好，二姐夫乘她這種兩難的時候，再進一步上前去挪住她的綉花的嫩手又說：

『三妹！』

她的臉更紅了，心房更跳動了。二姐夫第三次向她說：

『三妹！』

三姐這時候更怕了；她的雙眼直覺地往窗上望。

『三妹！你怕有人麼？』

三姐是怕有人。假如誰真能保證說這時候決無人會來窺探她，她未始不想嘗一次新鮮的果子；然而事情的確是很困難的：江平家雖是分住的，但全江家仍是相通的；三姐的窗下，少不了常有叔伯嫂子打當前經過。她正在爲難的時候，二姐夫的第五聲『三妹！』又刺入她的耳鼓了。她於是軟化了，把身子往籃帳子的床上一倒不說話地躺下了。二姐夫一隻手撐着他的胸膛，一隻手解開她的衣帶；口中還顫動地說：

『三妹！』

三姐這時候昏亂了。二姐夫也未必有甚麼把握；結果兩人慌忙來了一次；彼此匆匆地分開了。

在這種充滿了禮教的舊家庭，三姐作出如此敗德喪行的事，她的良心上是怎樣的傷感；我們是在她陡然憔悴了的面容上完全看得出來的。一月之內悶懨懨地話也不說一句。

在這種誰也不能了解她的情形之下，只有二姐夫才向她表示過許多能安慰人的溫存，因此她不但不恨他，而且還感激他了。

記得很清楚是七月初三日，夜已深了，三姐一個人還在後院子中乘涼。二姐夫不知怎麼忽從黑地裏出來抱着了她。三姐那時候也是無法抵禦，也不願意抵禦；因而同他在葡萄架下做了第二次勾當。

自此以後，誰也不能記憶他們到底幽會過若干次；然而僅僅十月中旬，三姐也經懷了孕兩月。這到是幾乎全江族人都注意到了的。

重重的禮教和家法壓迫了她，使她連向她自己的母親都不願意把這件危險萬端的事情說了出來。只是第二年，清明時節上墳的時候，她託故不去。才使得母親略地注意到了。每年上墳，江族全家人都要去的。因為三姐身子強健的原故，沒有一次脫過空。今年不同了！夜裏，母親低低的向躺在床上不說話的她說：

『明兒，你怎樣了？』

她哭了。雙腳一下跪在母親的面前，她求母親饒恕她。她把地犯的罪源源本本地哭聲中向母親說了。最和愛的母親甚麼也沒有責備她，只責備她不早說。現在事情已經太晚了，一切挽救的方法，都是危險的。二姐夫與二姐，又早搬回去了，能回着商這件大事的人一個也沒有。可憐的小江平，今年才十二歲，兩個大兒子又

皆出門去了。如何辦阿？怎樣處置呢？怎樣處置呢？這一對弱母幼女，更同聲哭得厲害了。

在母親的意思，本來想把三姐送在外婆家去讓她祕密的生產了再回來；無奈三姐誓死也不願意把這件羞恥之事，再讓第三個人知道。所以這計劃終於未能實行；三姐的命也因此送掉了。

想必是端陽節的前後幾天罷，聽命於自然而希圖幸免於禍的三姐，知道她的命運是到了絕路了。距她死期以前五天，她的肚中的小動物就起了作用。起初還是微的痛，後來就漸漸地痛不可忍了。她躺在床上，她所希待的，就是死神早日的降臨。阿，死神！你怎麼不早來教我們的三姐呢？在她的痛苦未受滿以前，你總是遲不進她那扇小門。阿，你是何等殘刻呀！你看見一個十八歲的女兒，展轉呻吟，悲慘萬端的躺在床上；你還能忍心麼？你看見她頭鑽在被窩裏，頭髮披散着的情

態，你不會動憐憫之心麼？殘酷者啊！

是的，死神是一個殘刻者，當其你希望牠的時候，他會永不到來；然而你要畏懼牠的時候，牠却惠然降臨了。這時候無論三姐得到了一種描寫不出的悲哀，無論希望死的心情怎樣熱烈；終於還是不會死！

事情是愈趨愈下了。族中人圍滿了窗外，竊聽裏面的動作，母親只有坐在旁邊看着她受痛苦的女兒流淚。往來服侍的。就只有一個高媽。小江平一天到晚都住在學校裏念書，對於家事完全不知道，因為根本他就沒有知道的能力。

窗簾是放下了的。室中黑暗得來像地獄裏陰山背後一樣。一種恐怖而且失望的心情塞滿了三姐的肺腑。這時候她除了哭泣而外，實在沒有別的表情了。欺騙了她的情人，現在已經離開她了。羞愧，寂寞，愛情，一件件的來襲擊了她，使她脆弱的，還帶處女性的心，沒有一刻兒休息。

肚中的小動物又動起來了。腰部的疼痛，使她頓陳出一付蒼白色的臉來。她斜倚在枕上，一句話也不能說。這明明是快要臨盆的普通情況。但不知事的姑娘，却以爲這是將死的象徵，於是反鼓舞着勇氣來說了一句：

『四弟呢？』

她親愛的四弟是十天不見他了。現在她想見他一眼，以便死也瞑目。母親於是打發高媽在學校裏去接四少爺回來看看他頻危的三姐。

高媽去了。室中只剩下她們母女兩人。三姐忍不住臨盆的痛苦，不覺叫了出來了。母親含着淚止住她的叫聲，這使她越更傷心了，我們想大致就是這時候罷，她忽然坐了起來請母親出去替她找一件衣服。母親慢慢地移步出了房門。她自己忍着痛解下褲帶，在頸上套了一個活圈，然後用兩手左右一勒，不到兩分鐘她便倒在床上氣絕了。這與其說是自己勒死，不如說她是癩斷了氣還要妥當。所以她死後，頸

上的索痕並不怎樣顯露。但她兩手用了過餘的猛力，這却是在她拳頭的緊度上看得出來的。

從這一種形式的自殺上看來，我們知道她在未死以前是如何的苦楚，如何恨自己的生命了！

四弟是來不及見她，母親也來不及看她，高媽也來不及救她；我們這位多情的三姐居然就與世長辭了。阿，三姐阿！你到與世長辭了！你到安然睡了，你還想想你的無力的母親麼？你還想想你的無知的幼弟麼？現在一族中人圍着了他們，要分他們的財產，要逐他們出江家之門；你還知道麼？也許不知道罷！阿！可羨慕的死者！你把憂愁，悲哀，羞愧，苦痛，都一齊消滅了！

母親幾乎是與高媽同時進去的。好在她們都是上了年紀的人，對於直挺挺的兩手還拉着腰帶躺在床上的三姐，一點也不驚恐。第一步取剪刀割去了頸上的腰帶，

然後翻了幾件衣服出來與死人穿上。

這時候正是江平向族中人說話的時候了。

事情解決得出乎人意料之外。族中人竟因爲江平的幾句小小的大話完全嚇退了。還不到三天，三姐算是安靜的入了坟土。

這一次的事件，沒有頂不得了的結果；結果無非是使得江平一小家不能在青龍場安身，搬往九十里以外嘉定城去住去罷了！不過這畢竟是一件印象很深的事。雖然表面上的過去是如此平易，但在江平的腦海中起了如何大的波浪，那是不用筆墨形容的。總之，自此以後，在江平的小腦帶中。加入了一個神秘的人生問題。

『人生到底是爲甚麼？』

這問題一直讓他想了一年。直到他入了教會的校以後，耶穌的『你當愛人』佔據了他，才算完了。然而性慾的問題却一年年逼迫他了。

在這種早熟的過去中，怎麼不養成他一種以人生爲醜惡的思想？直到現在，你要他不寫出一部醜惡臭透的奇書來，那不是一件奇事麼？

廢話說得太多，也許讀者要忘了論題了。我來重複說一句：

第一：前面我下的這些醜惡臭透的定義是完全主觀的，不合科學的。是四川峨眉江平一個人的見解，即是說，這就是作者我一個人的見解。對與不對，望讀者任意批評。

第二：這些定義是不完全的，可以補助的。

第三：這些定義是可以否認的。

第四：要先用新方法解釋清楚『敲竹槓』三個字

爲要解釋清楚甚麼叫作敲竹槓，我得要力避文學上那種委婉曲折，綺麗煩膩的文字。我只用一種很呆板的（同時並不是科學的）而且鄙俚的語句來說明就夠了。

甚麼叫作敲竹槓？

舊解釋就說：向人賴騙一筆款子而不還他，就叫作敲竹槓。

但是這解釋假如不加以舉例還是不明白的。有甚麼客氣呢？舉例罷！我的舅父在南京作官，我那時候要到法國去，路過南京，我就去見他。見着他後，才吃過飯，我就說我此次旅法費用還欠一點。他躊躇了半天，立時拿了一百元大洋出來給我。我拿了錢，坐着火車到上海去了。這樣的事件或者類乎這樣的事件，就叫作敲竹槓。我呢，普通稱爲敲者。我舅父呢，叫作被敲者。所以後來常對人說：『民國八年我敲了我舅父一筆竹槓。』竹槓用筆來分，你至少可以想見這其中的意味了。

在北京前門坐車到後門，普通只要廿枚以至於卅枚（十四年價，）假如車夫一定要六十枚纔拉你。你居然用了六十枚才坐到了後門，這你就叫作『着』了敲竹槓。着字是四川話。讀如『招，』的陽平聲。在這裏就是被的意思。

總而言之，我也不必多舉例了。敲竹槓在第一舉例上與儒林外史上說的「打秋風」一樣。打秋風就是四川的土話打滾龍。在或一意義上，有『揩油』的意味。

不過這些解釋，都是舊解釋。現在我不才，要用科學的方法去解釋牠，第一就給牠一個很完密的定義，然後再加以詳盡的說明。

定義——『自己先發生了一種需要，而自己又沒有滿足此需要的對象，於是設法去取得別人現在還估據着的來滿足自己的需要。而同時拿定主意不還他。』

說明一 敲竹槓的成立

敲竹槓的成立，有兩個必要的條件。第一是要有一個窮者。（現在不會佔有他所需要的東西的人。謂之窮者）第二，要有一個富者（現在佔有別人所需要的東西而又不用的人，謂之富者）假如這兩者要缺了一項，敲竹槓就不能成

立。例如我假設不是窮者，我何苦要我舅父一百元？假設我舅父根本無一百元存款，雖敲又爲之奈何？

所以一個人要怕人敲竹槓，頂好是不當富者。六十枚銅子坐車到後門，誰叫你要富餘了六十枚銅子。你可以說我的六十枚銅子是救全家人用的，決不是富餘的；這話不錯。但用時間說來，你的六十枚既然現在還沒有用，車夫現在就有用了；他敲你的，是急其所急；沒有沒有理由的。假如你真窮得來比車夫還窮，那竹槓就不能成立了。

再舉一個例來說：著名的新聞記者，走向某次長的家裏去，坐下不久就說：

『我們報館實在維持不下去了，請閣下無論如何捐三千元，』

次長看了他自己的姨太太一眼，立刻進去取了一張一千元的支票交與這位

新聞記者。該記者把錢慢慢放在皮夾子後，出得門來，飄飄然有神仙之概。坐着汽車。不遲疑地就到大森里去了。十八歲的芻兒招待着他，摸摸他粗而且短的鬍子，脚一搖一搖地說：

『我要縫一件獺皮大氅，你給不給……』

『噯呀，乖乖，這有甚麼，縫就是了。』

說完彼此又甜蜜了一會。又是一場花酒，又是一次睡覺；於是乎，我們這位敲者之勝利品去了二分之一了。

第二天回來，要債的佈滿了門，不消說又去了三百元。姨太太，太太支配了其餘的二百。結果弄得一身金光。

我們對於此事，有一種深刻的感慨。用離騷的筆調來吟咏就是『何昔日之敲者兮，今直爲人敲之也？豈其有他故兮，貧與富之不同也！』由這裏我們可

以得到。

說明二——敲竹槓的原則。

敲竹槓要本這個原則，就是最窮者敲窮者，窮者敲富者，富者敲較富者，較富者敲尤富者，尤富者敲最富者。新聞記者比次長窮，故勢必次長被敲；妓女姨太太小生易商人又比新聞記者窮，故勢必新聞記者被敲。

說到這裏，自自然然地會發生一個大問題：就是這最富者又去敲誰？不敲麼他何以有資格被人敲？敲麼，他畢竟向誰敲？——這問題可以分作兩方面解釋：（一）最富者從前還是一個貧者，因為他敲了一般小富者才成了富者的。加以法律的罪名說他是『剝奪』，『究其實也是敲竹槓。馬克思想說明資本家取了工人的剩餘價值，費了九牛二虎之力，他的學說直到現在還沒有多少人能懂。其實呢，敲竹槓三個字就可以解釋得透澈無遺。勞働者因為有富餘的精力，才

作出了富餘的工作。因為有富餘的工作，才有所謂被資本家取去的剩餘價值。換句話說，因為現在還有儲存，所以立刻被敲了。假設如社會主義的理想，各盡所能，『立刻』各取所需，在時間上不讓那剩餘價值有一刻工夫的存在，資本家又何敲之有？這些道理實在也淺顯而易明瞭，用不着多說了。所以現在馬克思的信徒，主張共產；換句話說，就是主張『非敲竹槓主義』，咱們彼此同是人類，不來敲竹槓這一首。誤會馬克司主義的人。以為共產即是奪他人之產而共之；這樣一來，那馬克思主義，就變為『大敲竹槓主義』了，那還成話麼？所以說誤會者誤會了。好在這些問題，不是我要討論的；只好不說了；還是繼續寫我的醜惡臭透。

(二)所謂富者，也並不專在擁有巨資。這話上面已經說過。只要你在這時候還有一點餘款被人敲，你就是富者。百姓是富者，因為有錢納稅；政府是窮

的，因為要人納稅。你說百姓是十分痛苦的設法，才籌備到這一筆稅款，可謂窮了？我說，不。他既然能設法，換句話說，就是他還能在別方面去敲竹槓，他就不是窮者，不過一轉手間他又被人敲，而自己不會取得自己所需要的，是一種麻煩罷了。但人生那一件事又不是麻煩呢？

說到這裏，別人或者要反對我說政府有時對百姓甚至於無法可設的也要敲他的竹槓。我說不但政府沒有這回事，就是天地間也沒有這回事。

不明白我的話麼？一個最好的比喻。在聊齋上告訴我們一段故事說：有一個縣令罵一個生員說：『你再說，我要滅你的門！』該生員說：『小生乃無門之可滅！』縣令使人去看他，原來他住的房子實在沒有門；縣令也只好無法了。這一個笑話告訴我們甚麼？就是說：到了『無』的時候，天下事都沒有了。窮人是甚麼也不怕的。強盜偷了你的衣服，你覺得生氣。其實北京人說的：

『活該！』誰叫你有剩餘的衣服。比如我，連自己穿的也沒有，還能被人偷麼？被偷就是有，有才被人偷，又有甚麼不得了呢？

行文至此，我不免對於貧富二字再說一次確切的定義了。甚麼叫作富？『富就是敲了別人的竹槓以後而還未被敲之前的狀態。』甚麼叫作窮？『窮就是被人敲竹槓之後，未敲人竹敲之前。』至於何以被敲，如何要敲人，那又涉及另外一個問題了。所謂另外一問題者，就是：

說明三：——敲竹槓之方法。

要敲竹槓沒有好方法，就是預備當窮人。你想一個有錢的人去問要飯的借錢，那不是社會上沒有的事麼？由這一點就露出避免或者實施敲竹槓的方法來了。

自命聰明的人，以為把錢放在抽屜內，朋友來借時說是家款已經用完了，

這就是避免敲竹槓的一個好方法。殊不知完全錯了。你這存款拿來作甚麼？無非是還公寓裏的賬，甚至於自己送到八大胡同去。這算是避免了敲麼！這只是避免了朋友之敲而被他方面之敲罷了！

最好的方法，還是當窮人，這一點我已再三說了。

我們既然不願意當絕對的窮人，我們既然還願意或者說寧可敲了人後又被敲，而於其中取得一點迫切的需要，於是方法就是重要的了。寫一封頂委婉的信去問父親要錢，把錢要着了的時候，立刻去拉着一個妓兒去逛新世界。吃了大餐後，晚上還同她睡覺。結果把父親寄來的錢用得精光，這一種敲者被敲，而中間取得了自己的需要，這是社會上普通的事實，用不着再舉例了。

現在所要說的，是敲的方法問題。這話說來未免太長，但大致可分兩種：

(一)直接的敲竹槓——舉例已見前

(二)間接的敲竹槓——政府敲人民之竹槓多爲間接者；因爲要假手於官吏的原故。

不過這種分類是無用的。最要緊的分類，還是近來醜惡國裏的好些大學者的主張，把敲竹槓分作軟硬二種。手執槍刀，打進門來，看着你的財產就搶了去，這是硬竹槓。數萬重兵駐在城中，立刻命商人籌軍餉一百萬，這也是硬竹槓。至於用委婉之言詞，求姐夫之哀憐，幫助一筆留學費用，此軟竹槓也；借朋友的衣服去拜客，結果就不還，這還是叫在軟竹槓。近來竹槓之學，一天一天地發達。有如第二國際和第三國際之間，還有一半國際。硬軟二竹槓而外，近來還發明了一種半軟半硬竹槓。甚麼叫作半軟半硬竹槓呢？這不能不把性史第一集上小江平的故事引用來作例；不然，這話就永遠說不清楚。董二哥佔據了美貌的董二嫂而不用，他自然是富者。小江平有初期性慾的要求而不得

滿足，他自然是貧者。小江平和董二嫂發生了關係，因此才滿足了他的慾望。這一件事實，完全合了敲竹槓的條件，所以算是小江平敲了董二哥一筆竹槓。這敲竹槓，就叫作軟竹槓。因為（一）直到現在，董二哥知不知道這件事，還是問題；（二）縱使知道了，又是『啞子吃黃蓮，說不出來的苦！』凡這一類的情形，近來的學者，就稱之為半軟半硬竹槓。

從上面定義和說明一二三看來，我們知道敲竹槓是怎樣一回事了：原來凡是所有權易了主人，就叫作敲竹槓。這樣看來，所謂社會的組織以經濟為條件，所謂經濟史觀這些太深的名詞，我們覺得都用不着了。敲竹槓三個字，就可以說明一切了。

所以我們新學派，當其以經濟的眼光去分類人類的時候，我們可以把社會的組織，分作三個大團體（1）敲竹槓者（2）被人敲竹槓者（3）對敲竹槓者。第一第二已

經解釋得不少了，現在所須要說明的就是第三。甚麼叫作對敲？對敲者，彼此相敲也。以三角錢買一雙價值真值三角錢之袜子！商人敲了我的錢，我立刻敲了他的貨；這就叫作對敲。盧騷派的學者，把對敲稱作平等。克魯泡特金的信徒，把對敲稱作互助。耶穌的門徒，把對敲稱作『愛』。商人們稱對敲爲『公平交易』。儒者說對敲是天下無欺。老腐敗說對敲是清平盛世。培根(Bacon)說對敲是互相利用。釋迦牟尼說對敲是『造業』。馬克思輩說對敲是『階級消滅』。馬克思輩是主張以階級鬥爭而達到階級消滅的。而所謂階級者，又無非是我說的：(一)敲者(所謂壓迫階級)(二)被敲者(所謂被壓迫階級)。所謂階級消滅，不過是對敲罷了。所以說馬克思的學說，並不是不及我的學說，但未免太難懂；這是他一大毛病。我的學說是淺而易見的。我就主張：『只要貧者，僅管向富者敲，沒有甚麼道德可言，祇有方法可言。』他有三四個姨太太，『備而不用，』你爲甚麼不敲他一筆竹槓取一二個來用

用？假如你事實上辦得到而又沒有危險！

『強盜世界阿！強盜世界中，人欲橫流了！』你可以這樣罵我。

天下沒有強盜世界，只有敲竹槓世界。敲竹槓最無妨害於人的就是對敲。但真正的對敲，那又是一百萬年後纔能實行的理想。實則說，我們用了三角錢，何處買到過一個恰恰的真理的値三角錢的東西？那一個商人不敲你一點？就你自己憑良心而論，你所得來的所有物，件件都是對換來的麼？真的不含一絲兒敲的性質麼？六元錢一點鐘的大學教授，那一點鐘的工夫真值六元錢麼？寫信向父親要錢，那不是敲麼？父親承繼祖父的遺產，那不敲麼？祖父經商而起家，那不是敲麼？凡是一筆財產。（廣義的，連舊式妻子也在內）追源溯本，無一不由敲而來。你不敲麼？你憑良心想想。

古人說：『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我說：『天生萬物，有物有賊。』說萬物有規

則，誰曾見來？風雲雷雨，何以任意的就起了？（科學家暫勿說話，要辯論這一點，咱們當約定時間）但要說『有物有賊，』我却振振有詞了。賊就是佔據非我的物件而有之的人。上帝有的是物件，但全被人佔據了。所以說人就是賊。太陽不爲人意識到，不得謂之太陽。既爲人意識到，人就佔據了太陽。所以說有物必有賊。最倒楣的是上帝，他的東西全被吾人佔據了。

張獻忠剿了四川，在一個小城中被清福王把他箭死了。死後鄉人還怕他，與他建立一個碑。碑上是這樣寫的：

天以萬物養人

殺 殺 殺 殺 殺 殺 殺

人無一物報天

這思想正合我現在的思想。我並不是信有神，但我是要用上帝或天來代表某一種意識。假如你不懂，那只有問孔德。(Auguste Comte) 我們人類敲了上帝的竹槓，而上帝絕未反敲也就罷了。還要自己不自量，交相搗亂起來，我真不忍說了。

★

★

★

★

我除了抱着你痛哭而外，

我還有甚麼呢？

一切都過去了！

一切都完了！

我將同着你去到那「無」的世界，

不可知的世界去了！

我除了抱着你痛哭而外，

我還有甚麼留戀呢？

這世界，這花花的世界，

也不是你的，

也不是我的了。

歸去阿，

我們一齊歸去罷，

歸去的時候到了！

他現在已經嫁了人，生了孩子了。我呢，漂流了七年才歸來。在無人處驀地裏遇見了她；這悲哀的情緒，誰還能把牠遏止呢？我們不禁流下淚了。除此而外，沒

有任何一種表情，任何一種言語，再能在這種時間流露得出來的。

她自己覺到她老了，沒有再愛我的資格。而且那不幸的命運，又重重地壓迫了她，使她連這點款曲，也沒有達到她所愛的人的耳鼓，她的傷心，自從嫁了人後六年以來，于是更其大了。在獨自的寒夜裏，夢中，枕上，她哭了。她沒有希望，她只希望再見她所愛的一次；但是那又不過是一場夢罷了。她的愛現在何方，她那裏知道？

我呢，雖然也是同樣地在那裏夢想她；雖然在星光高樓上也曾獨自的爲她流過許多眼淚；雖然也曾多番設法和她的通過音問，但想同她見一面，那却是夢裏的事。

現在見面了，現在見面了！自己還不敢相信這未必不是夢境；只是盲目的熱情如火山般的爆發，使我們直覺地互相擁抱着了，過于壓迫久了的心情，一旦得著了解放，除了流淚而外，還有甚麼呢？朋友，親愛的朋友，哭罷，哭罷！爲要嘗盡人

間最甜蜜的滋味，我們儘量地哭罷。

★

★

★

★

上面這幾行是和前後文不相關連的，我偶爾想到的寫着玩的一篇散文；絕說不上是文學，讀者不必誤會。即使我相讀者要誤會這種心理也就錯誤了。說別的罷！我在上面已經說過甚麼叫作敲竹槓了。現在該說的就是：

第五：要先用新方法解釋清楚『騙』這一個字。

『欺騙人是可以的，只要能安慰人。』記得這是法國一九二四年才死的大文學家法郎士說過的。這說法我曾經五體投地的崇拜過而且實行過，而且收過很大的效果。我自己願意別人用欺騙的手腕來安慰我，但是我終於痛苦了，因為沒有人來作這一件工作。妓女們是想作的，然而她們的伎倆太壞，使人容易看出她們的破綻來。我願意受欺騙地沉醉，但是我沉醉不下去。我自己每每恨我自己太明白了，一

切神祕的幻境都被我用醜惡臭透的眼光把牠看破了。看到底子裏。我不免失望地叫了一聲：

『唉！』

別人能夠很容易地就沉醉；女人們向他一笑，可以使他玩味三天三夜。我呢，一切都使我失望了。破了幻境（Desillusion）的悲哀，隨時來襲擊我。沒有人來欺騙我，也並非沒有人來欺騙我。是我太不容易受人欺騙了。雖然我並不是文學家，但我却正正犯了法國頹廢派詩人們的毛病，我要求的是強烈的刺戟，以至于到了性交都感覺到無味，假如那女人不能欺騙我以至于醉的話。在小孩子時代，看了聊齋的荷花三娘子以後，就輾轉反側的睡不着，這情態現在早沒有了！現在連金瓶梅上的潘金蓮也引不起我一點兒肉感，枕在女人的胳膊上如枕一塊木頭一樣沒有特別感覺；所謂一股熱力直透了靈魂深處那類的事，到底不存在了。我不知道是甚麼時

種下了這一種『求強烈的刺戟，』的怪病，使我覺到人生一切都沒有味阿！

一切都無效了，一切都不能欺騙我了，一切都不能使我沉醉了，一切都不能安慰我了。阿，過去的愛阿，你也不過是一個影子罷了。欺騙人是可以的，只要能安慰人，不錯；但是誰能欺騙我呢？我的愛人，走到我的當前來，我已看出了她心底裡的醜惡臭透之處。我還能在何處去尋安慰呢？不過，話雖如此，畢竟人們還是在那裏努力，在那裏設法欺騙人；只是他們的目的是否在安慰人，那到是我所不知道。所以我的新見解出來了。

『欺騙人是可以的，只要能安慰人。』這是法郎士說的。我現在對於這學說有些懷疑了。我以為『欺騙人是可以的，只要你有機會欺騙人。』古今中外，那一個不是在欺騙人。十三世紀的胆大的教徒阿居士坦（Saintaugustin）寫的懺悔錄，已經有人指出他的虛偽了。十八世紀感情派的盧騷，宜乎可以說實話罷；然而他的懺悔

錄與他的行爲、也有不盡同的地方。這是值不得詫異的：作文章就是替自己辯護；換句話說，就是說明自己與社會協和或者砥觸的地方而一一加以相當的解釋。解釋得極圓滿的，就成了大哲學家，無論你的主張，怎樣奇怪。不能自圓其說的，那就倒霉了。

從前人說地球是靜的，因為衆人認為圓滿，於是第一創此說的那個人成了學問家了。後來的人說地球是動的，因為他自己能自圓其說而又與我們的認識不抵觸，我們於是認為第一創此說的這個人是大科學家了。愛斯坦出來說地球又是靜的又是動的，因為他能用種種公式證明他的話；我們於是又承認他是大科學家了。其實呢，地球是靜的或者動的，我們是無法知道的。因為我們根本不會跑在地球以外去看看地球的靜態或動態。我們知道地球是八大行星之一，但我們永遠只看見七個星兒在天空中走，地球的運行乃在「看不見」之列。天文家在紙上把地球畫成一點放在

圍着太陽的各星中的事到底欺騙了我們。由推理說來，地球也與別的星兒一樣會發光的；但地球的發光，畢竟還是火星中的居民纔看得見，而且才說得出來。

由此可知，所謂真理者，那也不過是自圓其說罷了。這一種自圓其說而且是因時間地方而變其價值的。沒有真理，只有欺騙！我敢大胆這樣叫喊。所以上帝創造天地之說，直到現在，還牢不可拔的存在某一部分人的腦中；在他們以為這就是真理。牛頓，哥伯尼，嘉列劉，以至於愛司坦又爲之奈何！欺騙，欺騙，充滿了欺騙的世界阿！

教員欺騙學生，以圖混得一個飯碗；學生欺騙教員，以圖取得一張憑照。父母欺騙兒子，以圖他的養老；兒子欺騙父母，以圖他們的教育。愛人欺騙愛人，以圖滿足自己的肉慾。……

『哼，一片犬吠聲！』讀者至此，或者不免要這樣罵了。

罵由你罵，我的書還是要往前寫去。

『後天是重陽節了，你不送我一件禮物麼？』右手從她愛人的頸後繞到他的耳根的，她很嬌媚的說了。

他坐在一張椅子上，面對着臨花園的小窗子。棹上放了些新式的文具，然而已經離亂了；在這些雜亂的文具後，還放着現在站在他背後的愛人的半身像片。他微笑着對着這像片，這像彷彿也對他微笑了。一轉頭看見壁上的掛鏡裏，恰恰又有他和她愛人的雙雙倩影；他的確是沉醉了。

自從有了愛人以後，現在已經一年多了。

（這天是九月九日。素來吃得很壞地宿舍伙食，今天也添了好幾樣「肉菜；」還買了些酒。除了我一個因為醫生的告誡而不敢吃杯中物外，大家都喝一些酒。飯後，照例我要同我的一個姓土朋友下軍旗。但其餘的人，因為興致

尙濃而想發一發狂的原故，於是借酒醉的幌子大鬧起來。大聲叫個不了，還在棹子上亂拍，使得我們的軍旗也下不成。這些人平常却是不多說話的，今天借酒發瘋，我覺得這心理未免有些醜惡臭透；我平時發神經病比他們鬧得更厲害，而今天因為要下旗的原故就討厭別人鬧了；這心理也是醜惡臭透。有這兩種原故，所以我犧牲我的遊戲不遊戲，破了醫生的告誡不體息就來寫我的醜惡臭透了。這是順便插入的話，還是繼續我的工作！）

自從有了愛人後，現在已經一年多了，他從來不曾得過他愛人極甜蜜的安慰。有的，便是他愛人要叫他買東西的時候。因為這是一個特別的男子，她要求於女人的不是深刻的安慰的愛；他要求於女人的是輕狂嫵媚。他說：『這樣才是女人。』一個女人要向他拿出貴族婦人或者舊式閨秀的態度來對他，他簡直會罵你不是得女人，是臭男子。所以他的愛人是這般柔嫩妖嬈的，這正合了他向來的理想。

她呢，她早知道他這種『壞脾氣』了，因此一來就拿這方法去駕馭他，只要她向他有所要求的時候。所謂北京人說的『上勁兒』，『文雅一點』，就說『撒嬌』這本來是一般普通女子管理男人們的密訣，在她是格外會用罷了。她一撒起嬌來，不但我們這位專愛女子輕狂的朋友會沉醉，就是不動心如我，未必就不動心罷。

何況這一天正是仲秋天氣，她穿了一件薄壁機上衣；頭髮是剛剪不久，乳房已經學了時髦中的時髦不束的了。他呢，他僅僅穿了一件未上領的襯衣；背部突然頂着她似有抵抗似無抵抗的嫩都都的乳頭，自然是陶醉了。一股熱力從背部傳到頭部，又由頭部傳到心房，這使他靈魂上有一種昏迷。俗語說：『嚙迷魂湯』也就是這個意思。

他沉醉了，他沉醉了！他受了一種催眠而後，他顧不得一切了。於是他答應到重陽節的那一天，定買一件很好的禮物來送她。

她勝利了，然而她還有些不死心。這比如一個貓兒已然捉到了牠所要捉的耗子，還不相信牠是死了的一樣，還要把牠放在地上看牠跑不跑。她對他，正與貓兒對耗子一樣，所以她說了：

『說笑的，難道真要你買麼？』

說完地上的勁兒更大了。不僅是乳頭靠着背膊，纖手繞着細頸，甚至於頭一偏，輕輕地就與他親了一個嘴。他是越更沉醉了。他現在沒有回答她的話的餘地，只有一條『設法借錢，買物送她』的心思。她看見他不說話，于是又問道：

『你在想甚麼？』

『我想到底送你甚麼東西好？』

她幾乎破口說出來『秋外套好！』了，但她又忍着。結果轉了一個彎說：

『你不要買東西送我了，天氣已經很冷了，你還沒有大衣呢。』

他是很聰明的，他明白她的意思了。于是立刻說道：

『好了，我想起了。』

——甚麼？

——我以為還是買一件秋外套來送你，你說好麼？』

她微微笑了。只這一笑，我們這位朋友已然陷入危境了。自從他這天回去之後，一路上如像負了很大的責任似的。他覺得他的眼前突立了一道難關，他只要能把這難關打破，他立刻就可以走入幸福之國。然而這難關又要如何費力才能打破呢？他在路上已然有一種相當的計劃。『V處借五元，想來不至于失望。再到X處去，至少可以弄到十元。十五元想來總可以買一件女着外套了。』

他的計劃第一步是成功了。果然在V處很不費力地就借到了五元。然而第二步却失敗了，因為這X君是一個慷慨然而謹慎的人。一開口就問他借錢去作甚麼。他

回答說：

『付公寓主人的款子。』

——我不相信，中秋節不是才付了念元麼？你一定又拿錢去用在女人身上了。我假如沒有錢到不妨借與你。從前不是也借給你過麼？但是……』

他不聽他的朋友說完賭氣就走了。帶着五元的票子慢步回了公寓。這時候已經是八點鐘了，他叫伙計與他開飯來吃。伙計回答說開飯的時間已經過了，請他拿錢出來另買東西吃。他一種無名火立刻浮上心來。破口就罵了伙計一頓。幸而這一次伙計還不會十分反抗，他得以把不平之氣平靜下去。由公寓主人出來轉彎子，結果炒了一碗木樨飯給他吃了才算完事。

吃過飯後，坐了一會，他又重新意識到他的難關了。他失悔他方才不該同伙計生氣，不然也好叫他在當舖裏去當衣服。現在事情已經無可救藥了。只好自己把衣

服收拾好，自己出門去作這件不能見朋友的生意。最使他失望的是軍事期間，當舖的門在黃昏時候已經關了。當其他抱着衣服歸來，馬路上一股寒風吹到他頸子上的淒涼况味，假如他的愛人知道一定會憐憫他了；然而誰知道呢？他一夜不能熟睡，彷彿他的幸福完全維繫在當舖的掌櫃身上是一樣的。不過在他不幸中，又隨時夾着許多愛情的甜蜜。一忽兒他又想到她微笑的姿態，一忽兒他幻覺到她乳房的熱力；一忽兒他似乎已經買好了秋外套拿去送她了。他越想越不能甯靜，越不能寧靜他越要想。一夜之中，就是如此蹉跎過去了。

大清早起來，他仍然忘不了他的工作。于是又重新抱着衣服上當舖去了。最使他失望的，是這一次門雖則開了，而值卅餘元的衣服，乃當得四元。不當麼？這衣服再抱回公寓去實在也沒有面子了。索性當幾塊算幾塊罷。

來回幾次車費，把九元錢用來只有八元了。買一件女着秋外套是絕對不可能的

了。計算起來，終于還要在伙計名下屈服才可以達到『買衣送情人』的目的。不得已他把伙計叫來羞答答地向他說道：

『把這床被窩與我拿去當了，當幾塊算幾塊。』

說完他把頭一掉不好意思見伙計，然而伙計到司空見慣地去了。

伙計是熟手，一床值二十元的絲棉被窩就當了現洋八元。他高興極了。除了心底子裏感謝伙計外，拿着錢就出去上公司去了。

秋外套是買好了。送去她家時所得的甜蜜，我們可以不必描寫了；因為反正也不過那幾套。只是我們這位當了被窩的朋友，這天晚上就受了涼得了傷風的症候，這到是我們不可略而不書的。

現在他躺在床上。唯一的希望，就是他的愛人來看他。這不僅是他的病可以起色，即他的破屋子，他想，也可以因此而增光榮的。當其他第一次聽見女人的脚

步聲在院子中走動的時候，他一心斷定是『她』來了。的確是她來了！

這破濫的屋子，這蕭條的屋子：現在却充滿春色了。書啦，衣啦，都是雜亂的；然而所謂雜亂者，似乎現在忽然含了文學家所說的『浪漫』意味。他知道，他的見解向來就是如此：有女人走過的地方，無論怎樣都可以美化的。所以他雖然平常也並不是十分沒有錢，他對於屋子的整理，總是不講究的。她一進門見着紙窗破了一個口，立刻就喊了出來！

『你不太冷麼？』

他的確是受了涼，但不是因為那窗子上有一個小口；然而這話却如何說得出來呢？所以他只有這樣說：

『我的病是大前天夜裏在公園中吹了一些風起的……』

她不說話了，似乎想起了一件甚麼事情是的。待了一會，她走去坐在他的床邊

上，緊緊握着他的兩手。低低地和他說了幾句半含安慰半近理想的話。他似乎是很幸福了。他覺得他這一次生病不是沒有意義的。女人的溫存，啊，女人的溫存阿！使他把一切過去的痛苦和未來的危難都消滅盡了。突然，她似乎有意似乎無意的說：

『今年真不錯：重陽節後纔三天，明天又是雙十節了！』

這『雙十節』的特別提出來，是否含得有再想她愛人送她另一件禮物的意味？睡在床上的病者，是否感覺到這一點？後來他們的談話是否在隨着這方向走；我們是不得而知了。我所放斷言的，就是在這小故事裏，我們可以看出人類的欺騙來。（注意，欺騙也並不是一個批評人的壞名詞）人類的欺騙是普遍的。沒有一個人不欺

騙，沒有一個人不懂得欺騙。所謂『誠』這一個字，不是說不能實行，實在是實行起來太不方便。人類這東西，經過許多偉大的哲學家研究過了。人類這東西，假如以行爲來判斷人類這東西的話，可以分作兩類：一種是富有元始性的，一種是含羣性的；富有元始性的叫作自然人，富有羣性的叫作社會人。自然人是與社會十分抵觸的，因此社會不讓他存在。即尼采，即盧騷，都免不了社會化；我們這樣的庸人，當然不用說了！然而社會人，也並不是容易作的。你想，要與社會完全不抵觸，就必要得多數人的同情。要得多數人的同情，除非你沒有高深的思想，除非你有的就是極平庸的思想，極合乎大多數人的思想的思想。拿破崙就是這樣一個人，所以拿破崙可以稱作會社人的代表。假如他的思想一旦要高深了，他立刻就可以失去人的信仰，至多只成爲一個寂寥得像死了的神一般。

如何能使你的思想庸化呢？我告訴你的方法：

第一、不可發表如我這樣怪的言論；

第二、不應當在神祕不可思議的人生中，提出醜惡臭透四個大字來。

第三、要說便說在座大多數人贊成的話。

第四、把『涵容是處人第一法』寫來放在壁上掛着。

第五、用理智來壓迫你的情感。

第六、隨時勸人用理智壓迫他的情感。

第七、故意崇拜曾文正公有秩序的行爲。

第八、主張性善論。

第九、把「同情，」「互助」隨時掛在口邊上。絕不承認人類有自私的本能，說自

私是幾個怪僻的哲學家鼓吹壞了的。

第十、講到主義，則主張凡是以「人類共存」爲出發點的主義就是好主義。

人類是虛假的，有了虛假才建築成了偌大一個「社會。」研究社會學，不啻研究欺騙學。

『謊謬絕倫的思想呀！打倒！打倒！』

我聽見正統派讀我的書至此地時叫出來的聲音了。打倒就是了，用不着叫喊。朋友，宇宙是因爲你而存在的。假如你不看，我的書立刻失去了效力；假如你已經看到此而再罵，你已經遲了。

我有一個能以理智壓迫感情的朋友，我隨便給他取了一個名字，平時就稱呼他的思想爲正統派。他于是反稱我爲歪統派。我們勢不兩立的（限于思想）同住了一年。有一天他忽然向我說了一句使我五體投地佩服的話，我現在要把他鄭重寫在下面：這話是：

『天地間沒有難于作出來的事，但真有難于說出口的話。』

是的，朋友，關住門甚麼『醜惡臭透』的事作不出來？但是對着人誰又不是『真善美極』呢？你敢把你想同你妹妹發生肉體關係的話說出來麼？然而到了相當的環境，你或者竟自作出來了這件太胆大的事。你自然是不承認了，但是生物學家，性心理學家却不客氣地告訴我們了，他們告訴我們說：兄妹交媾，這不但是可能而且是常發生的事。我們從這些理論可以推演出一些原則來：

(一) 對着人『真善美極。』

(二) 背地裏『醜惡臭透。』

換句話說：

(三) 對着人偉大，自吹。

(四) 背地裏渺小。自責。

這樣看來，如沒有社會之組織也就罷了，假如要社會的組織，那全靠虛假維持

着了。赤裸裸的人生，不但不能讓全人類賞鑑，連你的愛人也賞鑑不到的。赤裸裸的人生，是留給你自己去賞鑑的。給我一樣，澈夜不眠，把人生放在我的枕旁，如玩弄寶石一樣玩弄牠。時而把牠抱在懷中，給他一百個親嘴以表示我的敬愛；時而一脚把牠踢下去而說一聲：『哼，無意識的東西。』這樣，經過不知若若時日之後，我才看透了；這人生裏包裹着一腔子醜惡臭透；只是華麗的外表，還可以玩玩弄弄罷了。我算得是賞鑑了赤裸裸的人生了！（又自吹！）

漫漫的長夜，孤獨的客舍，蕭蕭的風雨，這些這些，無一不助長我細嚼人生的興味。苦的，甜的，酸的，辛的，辣的，我都嗜遍了。還有甚麼呢？醜惡臭透！

再回來論論欺騙的問題罷，不要把題目弄得太遠了。我雖然覺得人類無處不是欺騙，但我同時是尊重欺騙人的意味的。小孩子要不說謊，父親母親都要說他是低能兒。我覺得人生就是一朵假花（比佛家把人生比作曇花更進步了一點）這假花是可

遠看而不可用透視鏡透視的。你要下細的考察，你就要失望了。哦，原來所謂鮮花者，是這樣亂七八糟的紙組織成的阿！

不是有所謂稜花鏡麼？當其牠放在美人的妝台上，照着芙蓉面的時候，牠不是一件藝術品麼？但是你走去參觀參觀玻璃工廠：一進門就臭透了。數十萬蚌殼如山般的堆着，就使你十分惡心。人生也就是這樣。底子裏那一層是不堪設想的。

我解釋「騙」字，已經出我計劃之外；說了許多廢話，一點也沒有情趣；結果證明了我沒有天才。就此完結罷，撰一個新題目，或者好一點。依照着我行文的太疎散的線索，應該說到

第七：『吃醋的意味和吊膀子的意義』了。

關於吃醋，有兩種臆測的解說。甲說：吃醋的音近嫉妒，吃醋就是嫉妒的俗語。乙說：吃醋是由『酸味』引申出來的。我不是考據學家。無法斷定何者爲是何者

爲非。但是我却有我的意見；我是贊成後一說的。因爲以『酸味兒』來代表那種情愫，的確有一種深刻的意味。不過還有一種嫉妒的情操，是出于競爭的，猛烈的，吃醋二字似乎就不能包括了。好在一個學化學的朋友向我說，這樣發出來的情操，就可以稱作『酸化作用；』酸化作用，當然是猛烈的。所以說一個人因爲吃醋的原故，——如法國惡魔派詩人魏納倫一樣不惜用手槍擊其同性愛人；——就作了種種暴烈的行爲；這就是酸化作用了。

我要如何寫才能使我的『吃錯』生色呢？我現在還沒有把握；我真感覺得作文章的困難了。

『又失敗了，又失敗了！』一個神又在我背後說話了！

休笑阿！等着看罷！

『人類個個都是吃醋的。』先放一個臭屁再說罷。『不吃醋的不是人類。』再放一

個臭屁再說罷。

敲竹槓是人類常有的事實。

欺騙是人類常用的方法。

吃醋是人類常有的動機。

弔膀子是人類應持的態度。

前兩者已經論到了，現在所要論的，不用說，自然是後二者了。甚麼叫作吃醋？當其我的愛人去同別的男子談話的時候，我起的一種含酸味的情感，就叫作吃醋。這解釋雖然誰也知道，但不用說明，究竟不是著作家應持的態度。現在我就借法國大詩人米塞（Musset）的故事來作一個引子罷。米塞的愛人已經不愛米塞了，但是她還在欺騙他。有一天，在聚會場中會餐，米塞就坐在他愛人的右邊。可是他愛人的左邊還坐着另外一個男子。

說不盡的是金杯銀盞，道不完的是玉液瓊漿。霎時節盛饌擺滿了餐棹，大家就開始拿出浪漫派的態度，不客氣地吃將起來。因為在座諸君，全是十九世紀上半紀的藝術界人，當然是早去了那些腐儒的禮節；所以不到一點鐘，彼此都有些醉意了。離席到吸烟室中去吸烟的有之，脫了外衣只剩裏衣的有之，一雙雙麗影在屋角上坐談的有之，圍繞着大餐棹散步而不說話的有之，端着香賓酒還不忍釋手的有之，坐在座間停箸不動默想的有之，仍然略略保持常態的有之，米塞就是這一個。不過他的舉動終于有些錯亂了：不知不覺地他就拂下了一枝小叉。他于是彎腰下去拾叉。這一來使他十分驚異的，是他愛人的腳搭在坐在她左邊的某君腳上去了。

『怎麼呢？她愛上他了麼？……不會的罷，是我神經過敏了；也許是她酒醉了無意之間搭了上去的罷！』

雖然他這樣暗地想了而又加了判斷以後，他終于有些懷疑。爲要解決這懷疑，

他二次裏故意把刀又弄在地下。這一次使他神經昏亂了！他低頭下去，不但看見她與某君의脚交叉着放着，而且還緊緊地相貼着了！

完了，完了！這世界立刻變作了黑暗的世界。他證明她是不愛他了。他想起她近來的一切可疑之點來了。原來如此阿！原來女人欺騙人的手腕是這樣厲害呀！右邊坐着先前的愛人。左邊就敢同新愛人交脚而坐呀！假如離開了這羣衆，那印象還堪設想麼？完了，完了！一切都完了！這世界從此可以毀滅，這人生對於他是再沒有意義了！他于是使他愛人于不覺的時候。就逃出了這一個熱鬧的會場。

他披上他一年十個月不離開的大衣，在巴黎的大街上視而不見，聽而不聞地走了不知多少遠；時候已經不早了。車站上已經沒有行人，巡警都閉着眼睛守夜了。他看了這些淒涼景象，忽然纔意識到他的悲哀；他幾乎要想自殺了。但他的心理又還有最後的轉彎，他想這也許是他愛人暫時的錯誤，筵散後，明天，後天，或者他

們的感情是還可以恢復的；這一來他稍得了一些安慰。然而他的懷疑更大了。他立刻證實這件事情。這彷彿上殺場的犯人，不喜歡他經過的街道過于長遠是一樣的情緒。所以有人說，懷疑比一切的痛苦還痛苦，這話實在有相當的體驗。米塞這時就是因爲不忍這種痛苦。於是他半夜裏跑到他愛人家去了。門還是開着的，室內的燈，還是透亮的。只是窗簾是放下的，裏面作些甚麼，別人看不見罷了。米塞一走至窗前，就聽見男子聲音，於是他立刻止着脚步。

『你不愛他麼？』某君的聲音。

『我愛你。』分明是她對某君的媚語！

『咪……』狎淫的聲音。

『……』彷彿是在作某種工作了。

隨後聽見男子在地板上慢步而行的聲音，接着女人也離開了床沿走到了妝台。

有一個別針放在大理石上的聲音，還隱隱然可以聽見。這還不足以十分刺痛米塞的心。最難堪的是那男子走近妝台，女人二次的淫笑了！

『淫婦，淫婦！』米塞只有這樣抱忿，完全無報復的方法。他是個文學家，他是個浪漫派詩人，換句話說，他就是個弱者阿！愛人被人搶去了，自己親身來聽見他愛人獻身於人的聲音，古今天下，誰曾經驗過這種無法描寫的情緒？唉，天啊，上帝啊！你讓他死去去罷！

報復呢，是沒有勇氣；自殺呢，也是沒有勇氣；懦弱無能的他，還有甚麼呢？離開此地罷。他離開了那地方，剛一出門，就看見門外醉倒一個工人。天氣是很冷的，米塞不覺動了深刻的同情。這醉漢的妻子想必是坐守寒廬在深夜裏等他了。可憐阿，誰知道他醉倒這裏呢？誰去向他妻子報一個信呢？要不然，等到明天凍死了，不更傷心麼？米塞忘了他自己的痛苦，再三想設法喚醒這個醉人而送他回去，

然而他終不醒阿！

米塞踢了他兩腳，忽然起了一種最難堪的印象。他轉了一個彎，想到這醉漢的女人，也許與他的愛人一樣不貞潔，現在不知抱着那一個男子睡覺了，那管你醉死不醉死呢？想到這裏，他於是更踢了醉人兩腳而且說：

『蠢才，蠢才，你還不去報仇！』

醉漢終於沒有醒，易感的米塞的思想又轉了一個彎了。

『哼！我才是蠢才呢？』米塞自己說。『他喝醉了，他不知道他的妻子是否不貞潔，他一切都不管，明天死也不管，他安然睡在這裏，他是多麼快樂呀！我呢，我自尋苦惱，我看見我的愛人被人搶去抱在懷中，還不自覺，還想叫醒人去發現這種深刻的悲哀。我是何等的蠢呀！』

他斷定了他自己已是蠢才而後，於是他想摹仿這位不蠢的醉酒漢也來醉一醉。他

於是跑，他於是竭力地跑向大街去買酒。殊不知現在已經三點鐘了，各酒店早關了門。任便米塞叫了若干家，沒有一家肯答應他的。他想到：

『人類真是殘刻阿！我想借一點酒來消滅我的痛苦都不給我阿！』

在冬夜裏，在三點半鐘的時候，在公園的古建築物旁邊，在一株大樹下，在四圍寂靜中，我們這位偉大的浪漫派詩人放聲哭了！

這舉例已算是把吃醋的味兒窮盡了。米塞是一個吃醋者。不過他究竟是個狹義的吃醋者。不是我所要說的。我所要說的是廣義的吃醋者。把敲竹槓（見前）拿來連在一起講，這廣義的吃醋就格外容易明白；就是：

『自己所欲敲的竹槓而被別人先敲去了時，所起的一種羨慕而又失望的情感，

或者欲敲其人之竹槓而無法時所起的失望而又忿恨的情感。謂之吃醋。』

(1) 哥哥寫信向父親要到了錢，而我自己不曾要到；我吃醋。

(2) 我所欲愛的女人，被別的男子先愛上了；我吃醋。

(3) 我所要出的風頭，別人先出了；我吃醋。

(4) 我所要發表的意見，別人先發表了，而且得了人的誇講；我吃醋。

(5) 我的能力辦不到的事，別人却不費力就辦到了；我見他時起了一『羞而恨』的情操；這叫作我吃醋。

(6) 我與張君是同資格，別人却把大事付託與張君而不付託與我；我吃醋。

(7) 其他

這幾項都是補足定義，也可以說是心理學上某種情操的原則。由這原則推演到極端，我就要說一句過甚胆大的話：『從前俄國的虛無主義，就是吃醋主義。』虛

無黨人是吃醋的尤者。他們看見資本家帶了三四個姨太太在街上走，第一念是起了一種敲竹槓的心；第二念就知道敲他是不可能的了，第三念于是失望而且忿恨，第四念就想殺他，第五念就把這資本家殺了。說得好聽一點，這叫作直接鏟除社會階級，不用別的社會主義那種委婉曲折的方法；說得不好聽一點，就是吃醋阿！

自然，我並不是想罵虛無黨人，因為我自己根本就是一個吃醋者。我看見一般才能不如我的至多也無非與我相等的朋友們就居然在文壇上或者政治舞台上享了盛名，因此我吃醋。我要寫一部奇特點的書去鬧動一下沉悶的中國。使人知道也有我這樣一個怪人。抵制我的方法，就是不買我的書。

由虛無黨人說到區區的我，都含了吃醋的本性；此外的許多人，當然逃不出這公例了；我何必再費筆墨呢？換題目立刻換題目。——哦，我忘了；上面已然舉出來的『弔膀子』還沒有說呢！

說膀子，吊膀子，說吊膀子；讀者們，你且慢，聽我陳詞。女在前，男在後，一行一止；朝於斯，夕於斯，兩不相離。公園中，如此般，日復一日；他與她，兩下裏，種了相思。明月下，樹林間，雲霞美麗；有情人，成眷屬，在此時機。走上前，叫一聲：『密司女士；這般樣，好風景，怎生獨自？願與你，結為友，願不願意？——中學校，一女子，無識無智。這美意，……——何必客氣？我與你，論資格，是一樣的。』

况我們，從今後，能為知己；學問良，程度低，有何關係！』

羞答答，不肯把，頭兒抬起；要回答，他還覺，不好意思。

怎當他，再三的，甜言蜜語；他們倆，約後會，終訂了佳期。

這就叫，吊膀子，我告訴你；這就是，吊膀子，普通意義。

只不過，這還是，狹義解釋；廣義的，那意義，還要新奇。李太白，與老韓，一封書去，生不願，萬戶侯，但願識荆。劉關張，他三人，桃園結義；不願生，但願死，同年同日。劉皇叔，求孔明，設下妙計；三次裏，躬身踐，茅廬之地。這都是，吊膀子，古今一體；何必要，我在此，多多舉例。嘆世間，無一處，不是膀子；無一處，有膀子，不可吊的。要吊誰，就釣誰，僅管釣去；至方法，好不好，到是問題。說到此，望讀者，加點回憶：敲竹槓，分軟硬，想未忘記？吊膀子，其奧妙，深同此理；也不過，軟竹槓，換個名詞。最怕是，無政府，大談主義；說甚麼，人類是，互助東西。生物學，來證明，言之成理；因此上，一般人，大受其欺。

究其實，無非是，膀子而已；你釣來，我釣去，始終如斯。互釣者，叫互助，也是可以；但要說，是「本能，」大可不必。「人之初，性本善，」有何根據？這都是，欺人語，烏有子虛！我只知，是人類，有個身體；肉感上，靈感上，有種要需。求滿足，此要需；人生意義。求滿足，此要需，惟一目的。作的事，爲的是，有利于己；說的話，爲的是，於己有利。父與母，那般樣，愛他兒子！爲的是，兒長大，于己有益。若早知，他是個，敗家子弟；誰還肯，養育他，竭盡心力。說透了，醜惡臭，你莫生氣；人世上，也就是，這場把戲。

.....

『醜』

假如人類是美的，爲甚麼不生來與一朵玫瑰花兒一樣呢？既然人類還在愛玫瑰花，賞玩她，羨慕她，用她來作美人的裝飾，文學家更用她來象徵理想中的愛，宗教徒把她拿來供俸在上帝的面前。上帝是絕對的美，連十四歲的妙齡女子，在牠的面前似乎還有些污辱了牠的聖像；然而玫瑰花畢竟勝利了，畢竟在聖瓶中住下了。一羣醜得可笑的教士，裝模做樣地，領着一羣男女教徒，在禮拜堂繞了三個圈子，結果還不免跪在玫瑰花下。作他們所謂的禱告。（注意，這是耶穌老教的儀式，新教有些大同小異了。）對於這事，你只要下細一想，你就覺得人類的醜態了。

人類是醜的，不用說給玫瑰花兒比；即人類自身，也有許多醜得不堪的東西存在。第一步，生物學家早看透了這一點，人類的細胞，分析起來，就與豬或者蛆的細胞，只有形體上的差別，絕沒有美醜的差別。那末，由這樣細胞組織成的人，也就可想而知了。

你要把人類的形像說成美的，在科學的美學原則上，你一定找不到根據。這兩隻手生了這樣難看的五個指拇在上面，這已經使人失望了；而且這五個指拇上，每個還要加上一片專門存垢的指甲，這不是更使人失望的一件事麼？至于腳，至于腋毛，至于頭髮，至于生殖器，那更醜得令人不可思議。

拉馬克這般人，費了畢生的精力；作甚麼？替人類解釋醜點阿！他們說，手是作甚麼用的，腳又是作甚麼用的，頭又是作甚麼用的，生殖器又是作甚麼用的，……他們似乎是說，最早的人類是與阿米巴一樣單細胞的圓形動物。因為用的原故，

經過萬萬萬年而後，於是長出手來，生出腳來；……他們似乎是說；假如人的手和腳，生來就沒有使用的話，經過萬萬萬年而後，或者人類竟會變成阿米巴。讀我書的人，一想到這些話，一定以為我誤解了拉氏的學說，以為我把拉氏的學說解釋得太滑稽了。殊不知的確是對的；要不然，那『用進廢退』的理論，如何能自圓其說？

（我求於科學家的，就是自圓其說。）現在人類之有手，是『用』的結果；可想而知當年還有一個時期，不會有過手來，這是必然的推理。說到這裏，我不禁又想起達爾文來。物種原始，不用我的操心 and 思索，很早的就明白的宣布說：人類的確是由簡單動物變化出來的。其所以現在生成這種醜得難看的樣子呢，那不過是因為環境的影響。地方和時間，決定了人類的形狀。

我並不是想用我這點粗淺的見解就來大談其生物學；我唯一的目的，就是想證明人類無論你怎樣解釋，他的形相終於是醜的。至多，你只能證明，這種醜，與鐵

甲車或者其他怪物機器一樣，還有用罷了。然而把功利主義，混在純美學裏面去談說，那又是何等的勉強穿鑿呀！

藝術家如畏毒蛇猛獸般的畏懼破壞人體美的理論。關於這一點，在歐洲曾有過猛烈的衝突。彫刻家，圖畫家，說婦人們的曲線是美；因此就以曲線美來作他們的不可陷之盾。至于文學家，尤其是浪漫派的文學家，則以為美是幻形的，用不着科學家拿着五千倍的顯微鏡去窺探我們愛人的嫩皮膚，弄得她與粗麻布一樣的粗。我們要在幻形中生活，我們直覺地認為美就夠了，用不着分析。一場美妙的夢，與現世的美妙生活有何區別？莊周夢為蝴蝶，焉知不是蝴蝶夢作莊周？所謂精神生活者，就全憑這幻形的滿足。能夠因為一張像片就在腦中起許多奇異的現象的青年，那纔算一個善于生活的青年。不然，現世，不足，苦悶，嫉妒，……種種不幸福的情感，便會時時刻刻的來擾亂你。朋友，沉醉罷，在幻形中沉醉罷！那怕你的愛人

昨夜還同人在跳舞場中跳舞，只要這時候她還在你的懷中說：

『我實在愛你。我永遠只愛過你一人阿！你不要信別人的話；那是有意挑撥我們的情感的。』

一個 Miss，可以把一切的醜惡臭透都洗刷乾淨。沉醉罷，在幻形和欺騙中沉醉罷！朋友！

一個人要分析他愛人的美，一個人要詳細地考查他愛人的心之深處，一個人要對於他愛人的歷史，用純客觀的眼光去研究，這人就是蠢才！

我就是一個蠢才！我與化學家一樣，把砒礪，硝酸這類的東西放在案上去研究而且加以嘗試，結果我是把這些藥料的性質弄清楚了，然而我自己畢竟毒死了。我的愛人，並非她不愛我；不過我自己用了不應當用的方法來把她的幻形弄破了。我發現了她許多使我難堪的醜點，只這醜點，把我弄得來完全沒有幸福了。

本來是甜甜蜜蜜的一封情書，但在我接着以後，却要去尋她字裏行間的醜點。結果我勝利了！然而勝利品是甚麼呢？原來是痛苦呀！痛苦，這可惡的東西，不客氣的來纏繞我，來打破我的迷夢；阿，這可惡的東西呀！

「破了幻形」的悲哀，在我的心中，早種下了牢不可拔的根；這是何等的不幸呀！我想戴着有色的眼鏡，去視察一切；然而我的眼睛，終於透過那欺騙我的色素，看到人類的醜來了！

在肉體一方面，我已然大罵北京唯一有名的青衫子，和某大學著名的美人；這自然引起許多捧角者的反感了；不幸我在精神一方面，我的意見還是如此的：

『人類是醜的，』五個大字仍然要全稱肯定的拿出來。

爲要證明這一點，我立刻要討論到戀愛問題上去。戀愛是甚麼？我敢大胆的回答一句：一種發洩。甚麼樣的發洩呢？醜的發洩阿！想把「我」所發出來的一切需

要，在某人的身上求滿足；這個某人，就是普通所謂的「愛人，」這一樁行爲，就是時髦社會中所謂的「戀愛。」你看我以下的解釋：

「我在外面受了氣回來，不在你的身上發氣，在誰的身上發氣？我求你安慰我，我求你原諒我！」這是一個親愛的丈夫向他親愛的妻子的說話。這就是戀愛中的一節。所以我說求發洩，就是戀愛。

自我表現的本能，就是戀愛的本能。（說是求同情本能也可以）我的快樂和痛苦！要求人共鳴共感；我的天才和本領，要求人誇講；我的肉慾的衝動，要求人來滿足；這是普通的道理，但是把這二種極普通的道理加在一塊兒，求在一人的身上，作一次總發洩，就叫作戀愛；這似乎是大哲學家，大心理學家，都忽略了的說話。我現在得着機會就不妨閒扯一番。先就作一個表，以便扯的範圍可以括大。

快樂和痛苦要求人共鳴共感

戀愛 天才和本領要求人誇講稱贊

肉慾的衝動要求人來滿足

許多人以為性慾便是戀愛，這未免把戀愛的外延看小了。但有一部分主極端論者，把「靈魂」那個難懂的名詞拿出來，強烈地攻擊以性慾便是戀愛的戀愛觀：這又未免過於偏激一點。真正完全無缺的，理想中的愛人，的確是上面列表中的一個總匯；她（或他，以下倣此）一人就能滿足你這三種需要；到了這時候，你才可以說：『有了戀愛，把世界毀滅都不要緊！』不然，你的話終於免不了有些誇大，假如你的愛人只能滿足你的一部分要求的話。

接了婚的愛人，為甚麼還有痛苦？因為她只滿足了你的性慾。（至於連性慾都不能滿足的，那問題更複雜了。）

智識不平等的愛人，何以有痛苦？因為她不能誇講你的天才和本領。

感情和性質不同的愛人何以有痛苦？因為她對於你的快樂和痛苦不能共鳴共感。你要賞秋月，她覺得無聊；你說少年維特作得好，她看不懂。

不會發生過性交關係的愛人何以有痛苦？就是因為不會發生過性交關係。她不會和我性交，我就認為她不願意滿足我的需求；不願滿足其愛人的需求，就犯了我所說的愛情原則。

戀愛的失敗，戀愛中一切痛苦，你儘管在這三大原因中去尋求原因，未有找不着的。

『經濟原因呢？』聰敏銳利的讀者，立刻要反問我。我不妨就此回答這個困難的問題。

為甚麼發生經濟問題，不是因為要『衣，食，住，遊樂，』麼？衣，食住，遊

樂；難道不是肉慾麼？我前面舉的第三，——肉慾，就是這樣廣義的解釋。假如你的愛人能夠替你解決肉慾的問題，你難道不高興麼？

『難道說愛人就要替愛人解決經濟困難才算愛人麼？不料醜惡臭透的作者，其思想之淺陋竟至於如此阿！』

對不起，說一句大話，你們能想到的這些話，我早就想到了。我實告訴你說，愛人真要替愛人解決生計問題才算愛人。這一句話在男子是不十分懂的或者說是十分懂的。因為男子覺得在義務上應當扶助女子，而在愛情原則上是該當經濟獨立的；所以我用這種兩可的話來判斷男子的態度。至於女子，那就完全懂了，你不是我的愛人則已，你是我的愛人就應當替我解決經濟問題。而且女子走到了極端，甚至於以此來度量男子對於她們的愛。關於這一點，許多女子受了物質的引誘和欺騙，甚至於上了惡男子的當的，我們見過不知多少！

從經驗的結果，我可以說出下面幾個原則：

(1) 女子度量男子對她的愛以物質的滿足與否為標準。

(2) 女子給男子的愛之多寡，以給了他的肉之多寡為標準。

(3) 男子計算女子的愛，也以女子所給的肉為標準。

(4) 男子計算自己對女子的愛，以同情之多寡為標準。

這些都是實際的現象，都是畸形的戀愛；我們可以置之不理。好在現在已然把戀愛成立的三個大原因完全證明了，不妨就此往下說去。

戀愛既然是各種發洩，那麼，能夠承受此發洩的對象，當然就是戀愛對象了。所以說有人以異性為戀愛對象，有人以同性為戀愛對象；都是可以的，只要他（或她，或牠）能滿足你的戀愛的需要。有人把戀愛的需要放在詩酒山水之間，詩酒山水就是他的愛人，所謂『因寄所託，放蕩形骸之外，』不也就是一種求發洩而不得其

所幹的狂事麼？因性的不滿足而大發神經，已成了我們這團體中的成語；更可以證明戀愛就是發洩了。所以說一個人戀愛失敗了，他的詩歌立刻多起來；但丁早就這樣作了。這些這些，無不足以證明所謂戀愛，就是滿足我們一切要求的一個總機關。一旦失了這機關，所有的要求於是就不免要向別方面發展。昔日要她愛人滿足的性慾，現在嫖娼宿妓來解決這個問題了；（注意，只解決了一部分）昔日愛人誇講過的甜言蜜語，現在他只有發為詩歌在報上披露以求另外的人誇講了。（注意，又解決了一部分）他從前被他愛人同情過的快樂和痛苦，現在他只有向他的朋友或者親愛的母親和姐姐訴說衷情了。（注意，再解決了一部分）

一個愛人，常常有不能滿足自己所有的需要這種現象發生，於是乎，——一方面愛人雖然還存在懷中——還要從別方面發展。有了愛人還要逛窯子，你現在可以坦然冰釋了。請你原諒他阿！你責備你的丈夫天天到戲館聽戲，你何不如自己把戲

唱好來滿足他這種肉慾呢？（注意，聽官也是肉慾。）你的愛人去同人跳舞，你可以不必吃醋；誰叫你不學會跳舞同她跳舞呢？

愛情是有條件的。條件滿足，即生愛情。失戀就是條件不能滿足對手方的需要
阿！

上面略焉不詳的說了許多，或者讀者還不能完全懂；現在爲要使人相信我是一個過於怪僻的哲學家，連修詞都不懂的哲學家，我只好換了名詞把我所要說的話綜說幾句：

假如人體真可以分作兩部分；「一部分叫作靈魂，一部分叫作肉體」的話，我便要說：『靈魂上有許多要求，（即心理學家所說的：要求同情之本能啦，自尊性啦，誇大狂啦，好奇性之求滿足啦，同情於人之本能啦，等等）肉體上也有許多要求，（衣，食，住，行，娛樂，性交等）設法求這種要求的滿足就是戀愛。滿足了這要

求，就是戀愛的成立。甚麼唯靈的戀愛論，唯肉的戀愛論都用不着說了。

我已經證明了戀愛就是發洩，我現在想要證明的就是發洩就是醜。

你想，你沒有能力生產，想靠你的愛人來維持你以滿足你的肉官上的要求；這是多麼醜呀！女人們聽着！

你想，你的不為衆人誇講的天才和本領，要求你的愛人來誇講你，這是多麼醜呀！報館裏面退回來的詩，拿在愛人名下去自誇，這是多麼醜呀！

如花似玉的美人，你同她見面時心底子想的乃在床上如何抱着她，如何脫了她的褲子，如何同她交媾，如何發洩你的精蟲，這是多麼醜呀！

在愛人前故意撒嬌，這是多麼醜呀！

.....

你可以說：『我愛人，我就不這樣想。』但是朋友，你錯了。假如你不這樣想，

那你講的戀愛就不是我所說的戀愛。你的神祕；我就懂不了。你自然要罵我淺薄，但是你跑出了我這個淺薄圈子的戀愛，我就說你虛偽。不妨辯論二十天，來來來，咱們看畢竟誰勝利！

在精神上人類是醜的，無論怎樣都可以證明。我實在也討厭多寫了。再舉一個例：

『上帝是絕的美』這是耶穌教徒常說的話。（這一句話在前面我已經引用過了。）除上帝而外，似乎一切都是醜的。連生你的母親，都是醜得不堪設想的，因為，據他們的意思，凡是『女人，她手中都是拿了一個金杯的；這金杯裏裝滿了的都是污穢。』那麼，母親當然無或幸免了，既然她也是同你父親性交過才生了你。

性交是最醜的，但性交要男女同在一起的時候才能發生，所以，在教堂裏面，要禁絕男女的往來。男修士聽着女修士來了，立刻該把帽上的『蓋眼』拉下來遮着目

光；因爲目光是可以引誘人發生性慾的。

這一種事實在意大利法蘭西的修道院中自然不用說了；即傳到了中國，大致也還不差甚麼的。耶穌教徒，雖然明知上帝的兒女們，也是要用世俗的性交的方法才能生出來；然而假面具是不能不作夠分的。

這已經是好久的事了。記得那年我才十二歲。當其我老兄第一次引我到禮拜堂的時候，我的確驚異徐牧師禱告時那種莊嚴的態度。起先是我老兄領着我依着衆人的秩序，坐在禮拜堂的左邊。右邊是一排我不敢看的女學生。唔瓦唔瓦的風琴聲响了幾聲而後，全體站了起來。徐牧師手中拿着一枝教鞭領頭導着衆人唱讚美詩。我用十分驚奇的眼光隨着他手中的鞭子的上下而上下。詩已經唱完了，我還站着不動。我老兄輕輕拉了我的衣袖低聲說：

『四弟，坐下啦。』

我坐下仍然忘不了把眼光追隨着徐牧師的影子。台上這時候還坐兩三個洋人，四五個假洋鬼子。徐牧師站在小方几（所謂聖壇）前，說了幾句話，請衆人站起來作禱告。我看見他閉了眼睛就開始說：

『上帝阿，求你饒恕我們，求你可憐我們；我們都是有罪的……』

後面都記不清楚了；大致結尾是一個『誠心唯願，』這到是直到現在我還不會忘的。禱告後，他就開始念聖經；念完；他就開始講演。他的講演大致的意思是說，孔子是中國的聖人，耶穌是猶太的聖人；這兩個聖人都是主張愛人的，我們都應當崇拜他。我是聽得到懂不懂的，結果還是我老兄說：

『四弟，這講演的這個人就是徐牧師，真是一個聖人之徒阿！我現在就送你到這學校裏來念書，你跟到這位徐牧師學，就可以成爲好人了。』

禮拜完了。我老兄牽着我的手，領我去見徐牧師。

『這是我的四兄弟，這是徐牧師，快行一個禮。』

我恭恭敬敬地行了一鞠躬。徐牧師摩了我的頭一下，我立刻覺得有些驕傲。末了還是徐牧師說：

『那一天來上學？』

——明天不是禮拜一麼？就是明天罷！』我老兄很平靜地回答。

第二天，給了我一個書包和許多書籍，在我衣袋內給我放了半塊錢，我老兄就把我送入這教會學校來讀書了。

五十多個學生的講堂，把我弄去坐在第一排；這真是使我心裏十分可怕了。肅靜兩分鐘。徐牧師才穿着高低皮鞋來了。他一上堂第一句便是：『舊約聖經創世記十九章。』五十幾本紅邊厚書翻動起來了。我也有一這樣的紅書，但我始終找不到創世記在那裏？

「新來的那位學生，——唉，叫甚麼？——金滿成，你還沒有找著麼？」

我的臉紅了。在我的旁邊一位去得很好看的小子，很溫柔地替我一翻就翻着了。看來在這樣厚的一本書中，第一部就是創世記；每頁的書邊上都寫得明明白白的。然而我仍是找不到，這時候，我第一次相信我自己是蠢才。

在創世記的第十九章裏，末一段是說有兩個女兒，拿酒與她父親喝，把她們父親灌醉，於是當夜就同父親交媾。後來這兩個女都懷了孕，生的兒子；竟成了猶太國的大族。

這故事的內容是不甚使我感動的，因為我的年紀究竟還很小；但徐牧師既是一個聖人之徒，何以竟說這種無恥之事呢？這在我小小的腦中，也起了不少的懷疑。男女授受不親不是古禮麼？七歲的女兒就不許同父親一桌吃飯；我叔父不是也對我講過麼？徐牧師怎麼會說起這些話來了。我在講堂上五十分鐘就揣想這個問

題；結果使得我連下堂鈴也不會聽見。

『唉，下堂了，還不站起來行禮！』

操場上同學們都看着我和我同坐的那一個同學，而且喊說：『兵鐵壺兒！』（後來我纔知道兵鐵壺兒就是英文的 Beautiful, Beautiful, 原來是面孔長得美的意思。）於是我的那位同伴臉通紅了。我呢，我完全用奇異的眼光，看着這些跳來跳去的同學。

我繳了一塊錢的食費，每天午飯都在學校裏吃。鏗鏘鏘的雲板聲，同學們一闕進了食堂。然而最使我詫異的是大家都不敢坐下。待了半天，許監學才來了。他還沒有喘過氣來以前；他就用他假洋人的嗓子瓦喔兒地唱起來了。同學們是隨着唱的，我一句也聽不清楚。只有結尾那句『聖父聖神，』我大致是懂了的。

吃過飯後，我第一件工作要作的就是問我的同伴他們飯前唱的到底是甚麼，他

立刻歪斜斜地在我的課本上與我寫道：

『讚美上帝 為萬福本

讚美上帝 天下衆君

讚美上帝 天下衆人

讚美上帝 聖父聖神』

這就是讚美詩中的最主要的一首詩，一首到處都用得到的詩。與現在國民黨中的總理遺囑是一樣重的。

一禮拜後，教會學生所應守的一切規矩我都完全知道了。我不但會唱讚美詩，而且還會作禱告了。記得我第一次閉着眼睛非常誠信地禱告的詞句是：

『主阿，你可憐我們，可憐你的小兒女們！現在兵災水災使我們這嘉城的人受了許多痛苦，請你快快降福與我們。我們是有罪的，主啊，我們在你的聖座前懺

悔。望你將你唯一的獨生子的聖靈降臨在我們的心中，使我們從此以後不再犯罪。主啊，寬宏的主啊。施與我們的仁恩罷。惟願。惟願主耶穌的恩，救世主的愛，耶和華的仁慈。常常降臨我們。惟願。」

只這一次的禱告，我就釣上外國人的膀子了。孔牧師剛一出禮拜堂就單獨把我叫在他屋子裏去，誇講了我不可少的話。他勸我不久來受洗禮，從此就可以算是教徒了。末了他很親愛的拉着我的手拍了我的臂幾下；我幾乎相信他要把我抱在懷中了，然而他畢竟沒有作這一件太不合禮的工作。我又高興又怕地紅着臉出來，已經有好些同學在那裏議論了。

『洋雜碎，吃洋雜碎！』他們甚至於高聲嚷出來了。

雜碎象徵的就是雞巴，說得雅一點就是陽物，說得更雅一點就是男性生殖器。吃洋雜碎，就是不啻說是同洋人發生過同性的性交。啊，吃洋雜碎，這是多麼難聽。

的名詞呀！我們是教會學生，但大多數是討厭洋鬼子的；所以與洋鬼子接近的人就用吃洋雜碎來罵他。殊不知罵來罵去，今天罵到我自己的身上來了！我的臉從耳根起以至於到頸後無一處不紅透了。我含着眼淚，在衆人輕視之下，去收拾好書包很羞慚地回去了。

第二天上課，同學們雖然遠不及昨天那樣譏笑我，但我究竟有些不能坦白地把此事放下。因此我心中對於外國人，從此總怕接近他們了。於是受洗禮的事情，從此也就作爲罷論。

（未完待續）

附。記。

醜惡臭透的第一卷，就在這未完的記號下完了；下面還有很多的稿子，因為這稿子一時來不及整理，所以只好讓讀者等一等。不過在這裏我們可以預先告知的，就是在以下的稿件中，還有陳綺叢的故事，還有「揩油的根本意義」「開玩笑的人生觀」「戀愛中的政治手腕」等等有趣味的研究；不過這裏是用了一個「不知生死如何，且聽下回分解」的態度來結束的，望讀者忍耐地原諒。

醜惡臭透在未付印前，先已經過許多朋友們讀過的，有的自然也還用一種泛泛

的誇講來對牠，有的可是就下猛烈的攻擊了。他們向我說：

『你爲甚麼寫得這樣粗醜？你寫的時候不惡心麼？』

是的，朋友們，文章是寫得太粗俗一點，可是你叫我怎麼辦呢？既然我是這世界上的人，這世界所養成我的思想既然如此其怪僻，這世界所給我的印象既然如此其醜惡臭透；你叫我如何辦呢？

親愛的，聖潔的女朋友，這書不是給你看的，請你也不要買牠來看，假如你還願意保存着我們的高尙的友誼的話。因爲醜惡臭透的作者，是預備給虛假的人生混戰的，你所愛的朋友是『友人之書』的譯者，是寫『田妹的愛』或者『勻妹的愛』或者『哀魚兒』這類的東西給你讀的人。這人的面孔和心思，一到了寫這部怪書的時候，就毫沒有覺得可愛的地方了。請你不要讀牠以保存那能安慰我的友誼啊！這小小的要求，不會失望罷！

我自己是沒有天才的人，但我常常惋惜有天才的人何以不赤裸裸地描寫出一段人生給我們看……

我是比任何作者還大膽的作者，我這書，依我親愛的C先生的意思，中間就要刪去好些太不成文的地方；然而我却終始反對着。因為我覺得，我就是我，我的瘡疤，我都要寶貴的，所以我敢於照我的思想寫東西，絕對不如別的修詞學者，市儈文學家，忸忸怩怩地把要說的話藏在心底子裏。

『把苦悶打破，

把胸襟解開，

把要說的話，

都一齊說出來！』

這是我的桌旁自己寫來安慰自己，勉勵自己的一首小詩。看啦，讀者們，這樣

就是我！

我的思想是可怕的，不但牠能使老先生退避三舍，即新人物中我所說的正統派者，至少也在二舍半外。因為我的思想，開頭一來就叫人戰慄；讀者們讀到我把我家中的秘密事告人的時候，會把頭髮豎起來說：

『真可怕呀！他自己的事還這樣宣佈，別人的事還能保存麼？』

是的，我是一個不能保存隱密的人。自然，如最古的聖啊居司坦（Saint Augustin）後來的盧騷，米塞（Alfred Musset）托爾斯泰這般天才，也會很大胆寫過他的懺悔錄，然而使我們很失望的，他們的道德觀念，還是以社會為出發點，而自己的常常巧妙地希望社會容許他；至于我，我並不希望社會容許我的作品或本人，我極端主觀地主張和解釋了一切；我並不怕社會正式或非正式的反抗。

其次，盧騷這般人，又有很多不澈底的地方；他們不但不肯揭穿人類的真面

目，而於他本性的要求上去儘量地描寫，而且不肯把自己的內在的要求完全暴露出來。他們只在含糊其詞中露出了一些『自我的表現』來。至于我——醜惡臭透的作者，——就不是這樣了：一方面說明人類會用手段來取得他自己的要需，一方面同時描寫我自己所用的手段來作例子。學問何敢望已往的大天才；然而胆量却不甘落人後了。

這時候，大概是夜深了最夜深的時候了罷；繁華的上海，馬路上已經聽不見有人聲了。遠遠地鷄叫起來；我似乎如法郎士一般聽見後面有人在叫我說：

『睡罷，孩子；已經快要天明了；一切明天再說罷。』

明天？從前是使我快樂過的名詞，因為有愛人在明天下午七點鐘公園裏等着我在。現在這『明天』二字，使我怕了。我覺得，只要明天，只要擱了筆後的一刹那，愛我的人就會要因失悔而變卦了！我所佔據着的東西，會就會被別人佔據了！我所

僅存的希望和幸福都會失掉了！明天？是何等可怕的名詞呀！我寧肯這世界就此毀滅，而不願「明天」的到來；你同情麼？親愛的朋友？

『睡罷，睡去罷；

孩子，睡去罷！

一切一切，

請你都不要想牠！

只要你在我的懷中，

很安靜地躺下，

一切惡魔，

都不見得可怕！

睡罷，孩子，睡去罷！

唉？這是何處來的聲音？是我愛人給我的，還是我母親給我的呢？……
雞聲催促得緊，東方已經發白了！這不是一刹那前還稱爲『明天』的早晨麼？
唉，這樣快？

是幸福還是痛苦？

你與我預備下的。

能不能先告訴我？

我的最親愛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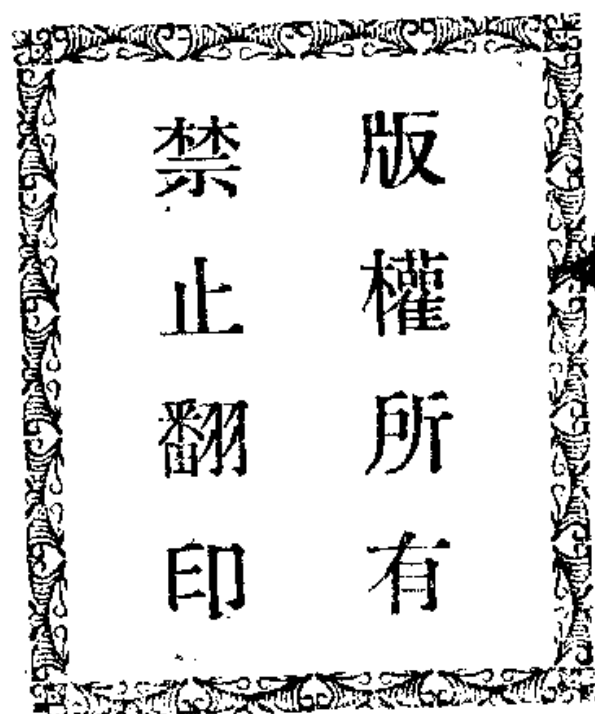
『我們且活下去罷，

將來自然會明白的。』

十六年九月上海藝家大學宿舍

民國十六年十月初版

實價四角



著者 金滿成

發行者 金滿成

本外埠各書店均有代售